京劇叢刊

第四十五集

贈綈袍

春秋配

法場換子

举鼎观画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 剧 丛 刊

第四十五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10069·192　字数60,000　开本787×1092耗　1/32　印張3 1/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定价（7）0.31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剧丛刊»的目的，是为了选擇中国京剧中的优秀剧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剧团和讀者們参考。

一、«京剧丛刊»所收的，多数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剧傳統剧本（包括一部分京剧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曲剧本）；但亦酌量选取一些目前虽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艺术較优秀的值得推广的旧有剧本，以及經过实驗演出并有一定影响的改編、創作的剧本。

一、凡傳統剧本，都是根据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进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动，即在每剧的"前記"或"附注"中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剧本的整理工作，絕大部分都吸收了对該剧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参加，并經过了实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严肃謹愼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但以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够妥善之处，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次

贈　綈　袍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　記

战国时，魏国曾助燕国进攻齐国，后来齐国复兴，魏国恐怕齐国报复，就派中大夫須賈前去求和。須賈才力不足，幸賴舍人范雎随行相助，折服齐王，和聘才得成功。

齐王敬爱范雎之才，礼遇优厚，对須賈甚为冷淡。須賈心怀忌恨，回国后，向丞相魏齐肆意进讒；魏齐不察，竟将范雎打昏，抛于厠下。

范雎被禁卒救活，藏于郑安平家，改名張祿。經郑安平荐与秦国使臣王稽，随同逃秦避祸。后为秦王重用，官拜丞相，国势日强，列国紛紛派使和聘。魏使須賈也来到咸阳，屢謁張祿，均遭拒絕。天寒岁暮，被困館驛。

范雎乔装落魄，求見須賈。須賈初疑为鬼，后知其未死，十分慚愧，轉念或可再为已用，乃以綈袍相贈。范雎假意周旋，引他同往相府，抵門先入，須賈在外久候，焦急万分，詢問中軍，才知張祿就是范雎。正惊惧間，忽聞傳喚，跪門而进。范雎先已約好各国使臣在府宴会，席前历数須賈之罪，并令其吞食草料，以示懲

罰。須賈无奈，于是自食恶果，狠狽而回。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演出本，由該院文学組祁野耘、吳少岳参照元曲和京剧原本并吸取了川剧本中的优点改編的。該院在排演修改过程中，演員袁世海、李和曾、导演白家麟以及艺术顧問郝寿臣先生都对剧本提供了意見，使剧本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剧中人物

（魏）	須　賈（净）	范　雎（生）	魏　齐（净）
	陈　乙（丑）	郑安平（生）	二旗牌
	随　从（丑）	中　軍（净）	四大鎧
	四校尉	二車夫	纛旗手
（齐）	齐　王（小生）	王孙賈（生）	三朝官
	四小太监	大太监	四大鎧
（秦）	王　稽（生）	二旗牌	車　夫
	四大鎧	四小太监	大太监
	中　軍（净）	四人役	四軍士
（楚）	陈　軫（丑）	纛旗手	
（燕）	剧　辛（净）	纛旗手	
（赵）	虞　卿（生）	纛旗手	

第一場

〔牌子，二旗牌引須賈上，随从暗上，須賈入門，旗牌下。

須　賈　唉！这是哪里說起：老王病重，丞相掌国，适才宮中議事，命我去往齐国修聘。我想齐国破燕之后，威震諸侯，国富民强，兵精粮足，况且对我原

有旧怨，正圖报复，这修聘之事，怎能成功！如今君命已下，教我如何是好？……（略思）嗯……有了。舍人范雎，能言善辯，腹有才华，命他随行相助，万无一失。事成之后，这功劳还不是我須賈的么！唔，就是这个主意。——来！

随　从　有。

須　賈　有請范先生。

随　从　有請范先生。

范　雎　（內）来也。（上，唱西皮搖板）

　　　　胸藏錦綉志安邦，

　　　　未知何日伴君王！

　　参見大夫。

須　賈　啊，范先生。請坐，請坐！（分外客气。）

范　雎　（見其分外礼遇，頗覚奇怪）謝座。大夫有何吩咐？

須　賈　只因前者齐湣王无道，乐毅約会四国一同伐齐，我魏国也曾出兵助战，如今田單破燕，田法章即位，齐国复兴。我主恐其报复，特命我前往祝賀，并修和好。先生，你看此事如何？

范　雎　和睦邻邦，原为上策。想那齐国，以火牛致胜，不过是一时侥幸而已。如今虽然复兴，只是它內政未修，外敌方强，不足为虑。大夫此去，只要察其虛实，說以利害，这修聘之事，何愁不能成功。

須　賈　不錯，不錯。我也是这样想，英雄所見，果然相同。（笑）哈哈哈……

范　雎　大夫夸奖。

須　賈　啊，先生！想你久居舍下，未能大展才华，我早有意提拔于你，只是无有良机。如今正好在丞相面前，将你保荐，一同前往。和聘成功之后，也好沾光受賞，諒你不負我这一片心机的了。

范　雎　多承見爱，敢不效劳。范雎不才，自当竭尽棉薄，以助大夫成功。

須　賈　好便好，还須同我去到相府，面見丞相，請示之后，方可起程。但則一件……

范　雎　哪一件？

須　賈　你見了丞相，必須礼貌恭順，言語得体，以免有失。謹謹記下！

范　雎　就依大夫。

須　賈　吩咐外廂帶馬！

隨　从　外廂帶馬！（下。）

〔二旗牌帶馬上。

須　賈　（唱西皮搖板）

为国家举賢良未将你忘，

范　雎　（接唱）

多謝你待門下一片热腸。

須　賈　（接唱）

来来来同上馬去見丞相——

〔須賈、范雎上馬，圓場，下馬，二旗牌下，中軍暗上，須賈示意范雎暫下。

煩劳通禀，拜見丞相。

中　軍　有請丞相。

〔四大鎧引魏齐上。

魏　齐　（接唱摇板）

代[redacted]国政掌朝綱。

命須賈修聘齐国往，

祝賀新主睦邻邦。

中　軍　須大夫到。

魏　齐　有請。

須　賈　（进門）参見丞相。

魏　齐　罢了，請坐。

須　賈　謝座。

魏　齐　啊，須大夫。大王命你使齐修聘，事关紧要，未知你何日起程？

須　賈　这……本当即日起程，只是此番出使求和，关系重大，卑职有意荐一謀士随行，以为臂助，不知丞相可应允否？

魏　齐　須大夫保荐何人？

須　賈　卑职有一舍人，名喚范雎，堪当此任。

魏　齐　范雎……嗳！小小的舍人，随行何用！

須　賈　他虽系舍人，倒也能言善辯，腹有机謀，丞相傳来，一見便知。

魏　齐　現在哪里？

須　賈　現在府門等候。

魏　齐　好，叫他进来。

中　軍　丞相有命，范雎进見。

范　雎　（上）丞相在上，范雎大礼参拜。

魏　齐　罢了！唔，范雎。适才須大夫保荐于你，随往齐国修聘，不知你有何見識，敢当此任否？

范　雎　啓禀丞相，想我范雎，幼讀詩書，心怀报国，既承大夫举荐，又蒙丞相見爱，若得随行出使，定要尽我所能，备陈利害，折服齐王，与我国言归于好。

魏　齐　唔，听你之言，倒也有些胆智，出使之事，容我与須大夫計議而行，你且外厢等候。

范　雎　遵命。（下。）

魏　齐　啊，須大夫。果然你举荐不差，我看范雎胸怀謀略，口有辯才，就命他以为副使，你意如何？

須　賈　这……啊，丞相。范雎虽有才学，乃是門下之士，初次使用，未显其能，若先委以重命，只恐众口不服，反为不美。不如暂时随行参贊，待等成功之后，多加封賞就是。

魏　齐　好，就依大夫，你等速速安排，起程去吧！（唱搖板）

到齐国必須要謙恭礼讓，

化干戈为玉帛弭祸增祥。

須　賈　（接唱）

但愿得那齐国不咎既往——

〔魏齐、四大鎧、中軍同下，須賈出門，范雎迎上。

范　睢　（接唱）

出使之事怎商量？

啊，大夫。丞相之意如何？

須　賈　适才我在丞相面前尽力保荐于你，才命你随行参贊。只是你不可妄自矜夸，必須听我之言，与我同心合力，修聘成功，我定要保你为官哪！（笑）哈哈哈……

范　睢　多謝大夫！

〔二旗牌暗上。

須　賈　（唱搖板）

我一言能保你升官受賞，

范　睢　（接唱）

助大夫憑至理折服齐王。

須　賈　（接唱）

回府去备行装登程而往——

〔二旗牌、須賈下。

范　睢　（接唱）

襄助他原本是志在安邦。（下。）

第　二　場

〔牌子，四小太监、一大太监引齐王上。

齐　王　（念引）火牛致胜，复疆土，国运重兴。

〔王孙賈等四朝官上。

四朝官　参見大王。

齐　王　平身。

四朝官　謝大王。

齐　王　（念詩）

田單奇計破燕兵，收复国土七十城。

孤虽駕坐临淄地，回想前仇气难平。

啊，众卿。今日早朝，有何本奏？

王孙賈　啓禀大王，今有魏国派遣使臣前来修聘。

齐　王　啊？……孤与魏邦，国仇未解，正要兴兵征討，他竟派使前来！……（略思）——內侍！

大太监　有。

齐　王　吩咐武士走上！

大太监　武士們走上啊！

四大鎧　（內）啊！

〔四大鎧持戈矛分上。

齐　王　宣魏国使臣上殿！

王孙賈　大王有旨，魏国使臣上殿！

須　賈
范　雎　（內）来也。（同上。）

須　賈　（唱西皮流水）

忽听宣召魏国臣，

整冠肃带往前行。

来至阶前观动静——

四大鎧　哦！

須　賈　（接唱）

刀槍劍戟冷森森！

齐魏两国原有衅，

只恐今日祸临身！

心意摇摇我往……我往……我不敢往前进！

范　雎　（接唱流水）

須大夫休得心胆惊。

哪怕他刀光劍影威風凛，

大丈夫为国爭光何惜生！

不亢不卑詞理正，

諒他不敢越理行。

你大着胆，放寬心，

我助大夫說齐君，

你我同把金殿进——

〔二人进殿，須賈时时回顧范雎。

范　雎　（接唱摇板）

威武豈能吓倒人！

須　賈　外臣須賈，——

范　雎　范雎。

須　賈
范　雎　参見大王。

齐　王　平身。

須　賈
范　雎　謝大王。

齐　王　魏王差遣你等，到此何事？

須　賈　想齐、魏两国乃是兄弟之邦，我主特命外臣前来致賀，幷請永結和好，共保安宁。

齐　王　你主背信弃义，与我为仇，还講什么兄弟之邦，永結和好呢？

須　賈　啓禀大王，齐、魏两国，自来声气相投，也曾同兵伐宋，各守封疆。如今我主仰大国之威，愿以至誠之心厚礼修聘。还望大王垂念旧日之盟，永結弟兄之好！

齐　王　(冷笑)哼哼哼……說甚么齐、魏两国同兵伐宋，想那燕人乐毅，兵犯我国之时，你主出兵助燕，是何道理？

須　賈　这……

齐　王　当年乘我之危，如今見我复兴，又来虛心假意，請結和好，眞乃反复无常，孤定要兴师問罪。怎么，你还敢前来作說客么？

須　賈　啊，这个……

齐　王　哪个？講！(拍案。)

須　賈　哦，哦！……(看范雎。)

范　雎　啊大王，此言差矣！

〔众吃惊。

須　賈　(隨声附和)你差矣！

齐　王　(一惊)啊？孤言何差？

范　雎　想当年齐与楚、魏，同兵伐宋，約定伐宋之

后，三分疆土，我先王乃是奉約而行，不想上国背約，尽收其地，是齐国失信于魏邦，我魏邦何曾失信于齐国？

齐　王　哼！

須　賈　（小声）哎呀，你不要莽撞啊！

范　雎　大王既然要提，我講講何妨！——想你先王沉迷酒色，宠信奸讒，也曾逼得大王逃亡在外。他内无父子之情，外絕邻邦之好，那时列国諸侯，恨他貪婪无厭，背信失仁，自然亲近燕国。济西之战，五国同仇，为何單單怪我魏国呢？

齐　王　齐、魏既是唇齿之邦，就不該出兵助燕！

范　雎　我国出兵，不过是警誡你家先王之意，因此战罢之后，人馬撤回，未取临淄一草一木。啊，大王，自古仁义之师，不过如此了吧！

齐　王　（意轉和緩）唔！

范　雎　今大王英武盖世，洗尽前耻，上贖湣王失德之过，下与庶民休养之机，我主以为桓公之势，定能再振。不想大王徒逞一时之私忿，不思長远之大計，如今燕、赵、秦、楚，虎視鷹眈，各圖霸业，当此之时，若不修好兄弟之邦，即有唇亡齿寒之患！大王一意中兴創业，而計不及此，倘若重蹈湣王复轍，悔之晚矣！

齐　王　（点头）唔！

范　雎　（唱原板）

齐湣王当年失国政，
七十余城付燕人。
幸賴田單火牛陣，
击退强敌得重兴。
当偃武，重修文，
敦睦邻邦莫看輕。
外臣之言你若不信，
中兴的事业恐怕难久存！

齐　王　（笑）哈哈哈……（唱搖板）
范雎說話詞理正，
如此才华何处寻？（向范雎）
先生之言是高論——
武士退下！賜綉墩。
〔四大鎧下，須賈暗害，与范雎同坐。

齐　王　（接唱）
願弃前嫌結同心。
适才寡人礼貌不周，大夫万勿介意。

范　雎　豈敢。

須　賈　（搶先地）豈敢，豈敢！

齐　王　（不理須賈，仍向范雎）范先生之言，使孤頓开茅塞。既然你主情愿重修旧交，孤也不記前仇，从此永結和好就是！

須　賈　（搶先地）多謝大王，多謝大王！（如釋重負。）

范　雎　大王如此仁义，乃两国之幸也。

須　賈　倘祈大王早賜回文，臣等暫退館驛等候，就此叩別了。

齐　王　且慢！

須　賈　（一惊）啊？

齐　王　王孙大夫！

王孙賈　臣。

齐　王　准备酒宴一席，送至館驛，与須大夫洗塵。

王孙賈　遵旨。

須　賈
范　雎　多謝大王賜宴，我等告退。

齐　王　慢来，慢来。偏殿設宴，孤与范先生有話叙談。（下位。）

須　賈
范　雎　（惊訝）啊？

齐　王　范先生，随孤来呀！哈哈哈……

〔齐王拉范雎，范雎为难，須賈不悅；齐王、范雎、四朝臣、四小太监、大太监同下，須賈出殿。

須　賈　且住！想我乃堂堂正使，却在館驛洗塵，那范雎乃是小小的舍人，反在偏殿賜宴，看此情形，分明是齐王有意侮辱于我！……哼！我想此事，若非范雎恃才邀宠，齐王焉能如此无理！范雎呀，孺子！不是我将你举荐，你怎有今日之荣！怎么，你初进仕途，竟敢如此，日后倘列朝班，那还了得！哼哼……（咬牙）回国之后，豈容他論功受賞！正是：（念）

任他恃才邀宠幸，教你終身作舍人！（聞内殿音乐声，怒下。

〔内奏飲宴牌子畢，换牌子，四小太监、大太监，四朝官、齐王携范雎手上。

齐　王　啊，范先生！适才孤念你胸藏錦綉，腹有才华，留你在此任为客卿，不想你执意不肯，真教孤心意不安！（思忖）既然如此，——内侍，准备黄金百鎰、牛酒等物，專贈范先生，以表孤意。

范　雎　慢来，慢来。大王如此宠爱，臣感激万分，只是君命在身，国恩未报，这厚礼臣不敢領受。

齐　王　先生如此，豈不辜負我一片至誠么？

范　雎　如此璧謝黃金，謹受牛酒就是。

齐　王　先生君命为重，利祿为輕，教孤更加敬重，就請暫回館驛，容孤祖餞。

范　雎　多謝大王，告辞了！（唱播板）

蒙大王多褒奖又賜宴飲，
教外臣沐恩德受宠若惊。
辞别了千岁出殿門——
幸未辱君王命不虛此行。（下。）

齐　王　（接唱）

范雎为人有忠信，
徒負孤王爱士心。

摆駕回宫！

〔众同下。

第 三 場

〔四大鎧引魏齐上。

魏　齐　(念)只为邦交事，常悬一片心！

中　軍　(上)啓相爷，須大夫到。

魏　齐　啊，有請。

中　軍　有請。

須　賈　(上，念)

和聘归来論功賞，豈容范睢占上風！

参見丞相！

魏　齐　須大夫回来了。請坐。

須　賈　謝座。

魏　齐　此番出使，多有辛苦。

須　賈　为国效劳，何惜辛苦。

魏　齐　修聘之事，怎么样了？

須　賈　卑职奉命出使，晋見齐王，不想他意气驕横，耀武揚威，非但不愿言和，反有兴师問罪之意。

魏　齐　啊？(一惊)他有兴师問罪之意，你怎样回答？

須　賈　是下官不卑不亢，据理陈詞，洞察虛实，曉以利害，說得那齐王无言答对。

魏　齐　唔，好好好，又便怎样？

須　賈　那齐王被卑职折服，轉怒为喜，情愿捐弃前嫌，永修旧好。

魏　齐　哦！（笑）哈哈哈……如此說来，这修聘之事，已然成功了！

須　賈　喝喝，成功倒是成功，只是卑职已弄得舌破唇焦，挖尽心思了啊！（笑）哈哈哈……

魏　齐　哈哈哈……恢复邦交，乃我国之幸，此皆大夫与范雎之功也。

須　賈　不敢。全仗主上之福，丞相之威，卑职何功之有？

魏　齐　嗳！有功当賞，何必試謙；喚范雎前来，我与你二人賀功。

須　賈　慢来，慢来。啊，丞相，那范雎才智有余，操守不足，卑职当初保荐之时，也曾言明，只能小使，不可重用。不想此番在齐，果不出我所料。

魏　齐　莫非有何差錯不成？

須　賈　啊……耳目甚众。

魏　齐　两厢退下！

〔中軍、四大鎧下。

魏　齐　你且講来！

須　賈　那日我与他同見齐王，訂妥邦交之后，不想齐王命我先回館驛，單單留他一人在朝賜宴。

魏　齐　啊，有这等事？

須　賈　不錯，那范雎宴罢之后，回至館驛，神色不安。我再三追問，他言道齐王要留他为官！

魏　齐　唔……留他为官！

須　賈　哎呀，这还不算呢。后来齐王又特赠他黄金百鎰、牛酒等物……啊，丞相請想，那范雎出身貧寒，素与齐王无旧，如今送他厚礼，其中必有原故……

魏　齐　唔！难道范雎此去，与那齐王有甚么勾結不成？

須　賈　人心难測，下官也不敢臆断！

魏　齐　啊？他乃你的舍人，你二人同去同归，他所作之事，你岂不知？講！

須　賈　啊……丞相，小人得志，难免見利忘义，他若泄露机密，也未可知！

魏　齐　哼！既然如此，你为何不責問于他？眞眞的糊塗！

須　賈　哎呀丞相啊！我也曾責問于他，誰知他不但不听，反言道："魏国輕賢慢士，素不重才。舍孟子，用龐涓，以致国弱民穷，如今齐王厚待于我，慢說与你須賈无干，就是魏齐，也不能奈何于我！"

魏　齐　怎么講？

須　賈　你也不能奈何于他！

魏　齐　可恼！（唱西皮散板）

聞听此言气难忍！

胆大的范雎敢胡行。

吩咐升堂忙审問

陈　乙　（上）升堂！

〔中軍、四大鎧、四校尉携刑具上，魏齐升堂，二校尉、中軍領令急下。

魏　齐　（接唱）

我朝中豈容得叛逆之人！

〔中軍、二校尉押范雎上。

范　雎　（唱西皮快板）

功成回国未封賞，

因何拿我难猜詳。

莫不是有人来誹謗——

校　尉　走！

范　雎　（接唱搖板）

心中无愧有何妨！

参見丞相。（拜揖。）

魏　齐　嘟！胆大范雎，竟敢私通齐邦，卖国求榮，还不从实招来！

范　雎　啊！丞相此言，从何而起？

〔須賈在一旁，嗤之以鼻。

魏　齐　須大夫在此，你去当面質对！

須　賈　啊，范先生不必隐瞞，你将实言稟告丞相，我也好与你講个人情，从輕發落。

范　雎　啊，須大夫，你教我講些什么？

須　賈　嘜，你自己所为，何必装作不知呢！

范　雎　哦，須大夫！那日你我面見齐王，上得殿去，

你被他問得哑口无言，是我詞严理壮，辯服于他，才得两国复交，重修旧好。想是你恼羞成怒，今日嫁罪于我，在丞相面前，搬弄是非，冒功掩过，誣陷好人。是与不是？

須　賈　哼！哪个冒功掩过，丞相英明，一听便知！

魏　齐　着啊！你休要妄自夸功，我問的是齐王为何留你为官？又为何送你厚礼？

范　雎　这有何疑！齐王看我頗有才学，他留我为官，无非是爱才任賢之意。我秉忠心，重信义，故而当面辞却了。他賜我黃金牛酒，不过是表他一片至誠而已，本当全礼退回，又恐得罪于他，有碍大事，故而辞金受酒，以保万全。难道这就是卖国求荣不成？

魏　齐　哼！休得巧辯。你二人同赴齐邦，那齐王不留須大夫为官，送他礼物，为何單單厚待于你？講！

范　雎　哼哼，此事須大夫心中自然明白，何待我言！

須　賈　嘍！那齐国君臣，与你私自叙談，其中言語，我是怎能知道！

魏　齐　着着着！范雎，定是你貪圖富貴，买好齐王，泄露机密，卖国通齐无疑的了！

范　雎　啊，丞相！有道是空口无憑，事須有据，你不要偏听一面之詞，誣我卖国之罪。須知士可杀不可辱。你乃堂堂首相，豈能血口噴人！

魏　齐　住口！（唱西皮散板）

范雎出言太无状，
卖国的奸人敢猖狂！
剝下他的衣冠——（校尉扒范雎的紗帽、官衣）
用刑杖！
須賈！（接唱）
你与我責打这强梁！（給須賈皮鞭。）

須　賈　遵命！（接唱）
只望他認罪免封賞，
誰知他咬定牙关不承当。
丞相之命誰敢抗，
速速招承免禍殃！

范　雎　呸！（接唱）
出使有功不升賞，
反把那卖国的罪名乱栽贓。
忍不住怒火高千丈！（轉快板）
你好比毒蛇与豺狼！
你不該把我的功劳搶，
你不該信口乱雌黃，
你不該为虎来作倀，
須賈呀，賊！
猪狗不吃你的坏心腸！

須　賈　哼！（接唱散板）
非是我不把情义講，
誰教你作事太猖狂。

咬牙切齿把刑掌！

〔須賈打范睢。

范　睢　（接唱）

你狠狽为奸害賢良！

〔范睢扑須賈，众拦住。

魏　齐　这，校尉嚀，与我乱棍打！

〔众打范睢倒地。

須　賈　問他有招无招！

陈　乙　范睢呀，你有招无招？（以手探范睢气息）范睢已經死啦！

須　賈　啊？

魏　齐　哼！卖国之賊，死之无亏！——来！将他的尸首，抛在茅厕之中，任人便溺，教他死也不得干净！掩門！

〔魏齐下，众与陈乙搭范睢下，須賈作神气下。

第　四　場

〔深夜，郑安平上。

郑安平　（唱二黃搖板）

昨日里秦使对我論，

他有意在此訪賢能。

深夜归来未安寢

啊？（接唱）

隐隐听得犬吠声。

〔“阴鑼”，陈乙背范雎，惊慌地、悄悄地上。

陈　乙　哎哟，到了郑安平家啦！——郑先生快开門哪！

郑安平　（持灯上前）何人叫門？

陈　乙　（小声）我是禁卒陈乙，郑先生您快点兒开門，我有要紧的事情。

郑安平　哦哦哦，待我开門。（开門，失声）啊！范叔……

陈　乙　别嚷，别嚷！快点兒安置个地方，叫他躺下吧！

〔三人进下場門，陈乙、郑安平又上。

郑安平　啊，陈乙哥！范先生因何这、这、这等模样啊？

陈　乙　哎哟，别提啦！范先生刚由齐国回来不久，不知怎么回事兒，丞相硬說他卖国求荣，把他活活的打死之后，扔在了茅房。刚才范先生緩醒过来啦，我想您跟他是好朋友，总得救他一救。因此我偷偷兒地把他背到您这兒来，赶快想法子給他养伤要紧。时候不早啦，我得赶紧回去啦。

郑安平　难得陈乙哥如此好心，只是此事若被魏齐知道，豈肯与你干休？

陈　乙　不要紧的，那魏齐教我們把范先生扔在茅房，任人便溺，我說：人死了有味兒。他又教我們拖至

荒郊，陈尸三天，改日他要是問我，我就說尸首被野狗吃啦。随后，我再給范先生家里送个信兒，教他們假办丧事，遮掩魏齐的耳目，这您还不放心嗎？得啦，好好的讓范先生养伤吧，天不早啦，我走啦，我走啦……

郑安平　哦哦，多謝你了！

陈　乙　不用不用……（下。）

郑安平　哎呀，且住！可恨奸贼如此狠毒，竟将范叔置之死地。我想縱然他伤势养好，日后也难以出头露面。看来他是有家难奔，有国难留了！哎呀这、这、这……（沉思）有了！如今秦使王稽正在我国修聘，暗訪賢能，我二人在館驛之中，甚是相投，何不趁此机会，教范叔改名换姓，荐予王稽，逃奔秦国，以保万全……

范　雎　（內）哎……賢弟……

郑安平　啊，来了，来了……（匆忙下。）

第　五　場

〔二旗牌引王稽上。

王　稽　（唱西皮搖板）

到魏国来修聘暗把賢訪，

蒙驛吏举賢良同返咸阳。

奉了我主秦王之命，来到魏国修聘，暗訪賢能，已

有一月有余。且喜驛吏郑安平荐来張祿先生，我看此人有安邦治国之才，緯武經文之略，只是他有仇人在朝，白晝不便随我同行，因此約定今晚五更时分，在三亭岡相候，一同起程。——来！三亭岡去者！（唱搖板）

望西山紅日落忙把路上，

为求賢哪顧得晝夜奔忙！

〔众同下。

第　六　場

范　雎　（內唱二黃倒板）

黑暗暗夜沉沉阳关路上——

〔郑安平持灯、背包裹同范雎上。

范　雎　（接唱迴龙腔）

可叹我被屈枉、遭刑杖，只落得有家难奔、有国难留，忍不住泪落心伤！（接唱原板）

实指望使齐邦論功受賞，

展才学佐君王为国圖强。

恨須賈忌賢能天良尽丧，

害得我抛妻舍子、死里逃生好不凄凉。

改姓名为張祿掙脫罗網，

万般无奈离却了父母之邦！（撫痛。）

郑安平　仁兄怎么样了？

范　雎　伤痕新愈，行走不便。

郑安平　那旁有一石台，歇息歇息。

范　雎　（落座）唉！想我初登仕途，就被奸贼害得这般地步，若非賢弟与陈乙搭救，愚兄早作沟壑之鬼了。唉，思前想后，憂恨难消！

郑安平　不必如此，但願平安到了秦国，何愁不出人头地！

范　雎　唉，得生为幸，何敢妄求，今离魏国，实非本願。愚兄的心事么，只有賢弟知道哇！

郑安平　仁兄不必伤心，保重身体要紧。前面已是三亭岡，你我弟兄分别在即，有何言語，囑咐小弟几句吧！

范　雎　唉，賢弟呀！（唱原板）

感謝你再造的恩終身不忘，

他日里仇要报来恩要偿。

我的妻兒还望你多多看望，

缺衣少食請相帮。

滿腹的衷腸話难以細講，　（五更）

哎呀！（接唱散板）

鼓声催天将曉别恨偏長。

〔走小圓場，二旗牌、一車夫、王稽上，范雎拜見。

王　稽　哦，二位久候了。

范　雎　豈敢。我張祿避禍去秦，日后若得寸进，皆大夫所賜也。

王　稽　不必試謙。今得先生輔佐我主，乃秦国之幸也。

郑安平　一路之上，万望大夫多多关照張祿先生。

王　稽　那是自然。——就請先生速速趲路。

郑安平　是啊，天色将明，快快趲路要紧！

范　睢　賢弟你、你、你受我一拜！（唱散板）

弟兄們分别在三亭岡，

千愁万緒泪两行。

从此后望家乡千里悬想——

〔郑安平交給范睢包裹，范睢上車，王稽上馬与二旗牌下。

郑安平　仁兄前途珍重！

范　睢　（接唱）

滿怀中憂和恨背井离乡！

〔二人依依不舍地分下，車夫随下。

第七場

〔牌子，四大鎧持仪仗，四小太监分捧冠、袍、劍、令，引大太监捧印上。

大太监　（念）赤羽銀戈揚武略，金章紫綬展文韜。只因我主秦王信用賢臣張祿之謀，施行远交近攻、富国强兵之策，已然贬去穰侯，撤銷四貴，特封張祿以为应侯，今日登台拜相。命咱家賚送冠、袍、劍、

令，相台应用。——我說来呀！

众　　　啊。

大太监　拜相台去者啊！

〔牌子，众同下。

第　八　場

須　賈　（內唱西皮倒板）

整装命駕往西秦——

〔二人役推車、一随从挑担、一大纛随須賈上。

須　賈　（接唱原板）

一路上哪顧得雨雪風塵。

都只为那秦王用張祿秉政，

兵屯在函谷关有意东侵。

我朝中君和臣議論不定，

魏丞相特命我和聘輸誠。

望城垣隐約間咸阳已近，

先拜謁張丞相后見秦君。（行弦）

秦国自拜張祿为相，国势大振，如今兵屯函谷，我主十分恐惧，偏偏命我前来修聘……唉，若有范雎相从，此事何患不成！只是他已然死去了。（轉念）唔，且喜張祿乃我魏国之人，进城之后，我与他多多送上金珠玉帛，他受下厚礼，必念同乡之誼，另眼看待，在秦王面前与我美言。这求和之事，必然

成功也。(笑)哈哈哈……(唱流水)

临行朝中紛紛論，

个个为我俱担心。

魏丞相与我計議定，

他言道張祿本是魏国人，

准备厚礼多奉贈，

他必定顧念乡亲，允許和聘，此去一定把功成。

催馬揚鞭我就把城进——(众下，接唱摇板)

建功勛回魏国我祿位高升。(得意地下。)

〔"抽头"加牌子，齐、楚、燕、赵四国使臣，各有纛旗相随，絡繹而上，过場下。

第 九 場

〔牌子，秦相府中軍上。

中 軍 (念詩)

离官决策罢宗亲，緯武經文政令新，

丞相威名天下震，使臣連日拜侯門。

我家張祿丞相，自掌兵符以来，威震諸侯，因此各国紛紛派使前来和聘。那些使臣，拜謁丞相，是随到随見。惟有魏使須賈，到此月余，屡次求見，不知因何均遭拒絕。这几日車馬盈門，不免轅門伺候。

內　　齐、楚、燕、赵四国使臣，前来辞行。

中　軍　候咋。——啓禀丞相，今有齐、楚、燕、赵四国使臣，前来辞行。

范　雎　（內）請进府內，西厅待茶。

中　軍　咋咋咋。——四国使臣請进府內，西厅待茶。

〔吹打，四使臣上，过場下。

須　賈　（上，唱二黄散板）

到咸阳来修聘一月已滿，

見不着張丞相意乱心煩。

莫奈何使殷勤再把厚礼来献，

陪笑臉請中軍与我通傳！

啊，中軍官請了！

中　軍　啊，須大夫你又来做甚？

須　賈　儿次拜謁丞相，未蒙傳見，今日丞相可有閑暇？望你代为通禀。（遞名帖。）

中　軍　嘜！丞相正在府中会見貴宾，俺怎好与你通报！

須　賈　哎呀呀，怎么今日又不凑巧？——啊中軍官。我在外廂多候一时，还望你勉为其难！啊，勉为其难……

中　軍　哼，忒囉嗦了！（下。）

內　　送客！……

〔吹打，四国使臣各执回文自下場門上。

王孙賈　啊，这不是須大夫么？

須　賈　是啊，王孙大夫你也来了？这几位是……

王孙賈　此乃楚国大夫陈軫，燕国大夫劇辛，赵国大夫虞卿。——这位是魏国大夫須賈，大家見过。

三使臣　啊，須大夫……

王孙賈　須大夫，为何还不进府啊？

須　賈　丞相尙未傳呼，怎好擅入！

王孙賈　聞得張丞相乃貴国人士，可是故交么？

須　賈　哦哦，是是是……

三使臣　丞相約定今晚，与我等餞行，須大夫，你必也在其內呀？

須　賈　哦哦……还不曾見着請帖。

王孙賈　是啊，他与丞相旣是同乡，又是故交，自当另約相見，别有款待呀！（笑）哈哈哈……

須　賈　（苦笑）哈哈哈……

四使臣　如此，再会，請了，請了……

須　賈　請，請，請。

〔四使臣下。中軍上。

中　軍　啊，須大夫，你为何还不走去？

須　賈　（乞憐地）哎呀，中軍官哪！你看各国使臣，俱已出府，想必丞相有了閑暇。哦，今日特备金珠玉帛奉献前来，万望你多多美言，丞相收下礼物，即时傳見，也未可知。（遞禮單。）

中　軍　唆！我家丞相，素不受礼！

須　賈　我們还有同乡之誼呢！（諂笑）啊啊，辛苦你了！

中　軍　唔，好！你且稍待，待我通禀。（下。）

須　賈　是是是，有劳你了，有劳你了。

〔中軍下，須賈自己認为很有希望。

中　軍　（內）咋咋咋……得令！（上）呔，須賈！我家丞相言道："礼物不收，逐出轅門！"（須賈大惊）你与我走哇，你与我走！（扔礼單、名帖下。）

須　賈　哎呀……（拾起礼單、名帖，唱二黃散板）

三番五次拒不見，

教我的臉面实难堪。

看天寒岁暮家乡远

〔圓場，到館驛，随从迎上，須賈进內。

須　賈　（接唱）

眼見得困咸阳不得回还！

（長嘆）唉！……

随　从　大夫，您見着丞相了嗎？

須　賈　哼，休要多口！

随　从　哎，沒敢多說！

須　賈　你在外廂伺候，有事报我知道！（拥爐烤手。）

随　从　唉！……（边說边出門）看这样兒，一定又是碰了釘子啦。唉，簡直的这輩子甭想回家过年嘍！

〔随从在門首打盹，范雎上。

范　雎　（唱四平調）

当年不幸遭大难，

千仇万恨記心間。

乔装去把仇人見，

看他今日有何言。

来此已是。門上哪位在？（看）——哦，他倒睡着了。——（拍随从肩）喂，小哥，醒来！

随　从　誰呀？刚睡着，就来搗乱！（睜眼，打量范睢）干什么的？

范　睢　我来問你，此处可是須大夫的館驛么？

随　从　不錯，什么事兒？

范　睢　煩劳通禀，就說乡里要見。

随　从　哦，我們老爷的乡里来了嗎？你躲开点兒！（向两边望，喊）哪位是我們老爷的乡里呀？……哪位是我們老爷的乡里呀？

范　睢　嘍！不要乱叫，乡里就是我啊。

随　从　怎么着，是你？嘍！我們老爷的乡里，起碼都是穿綢裹緞，轎上来，馬上去的。像你这样兒的，慢說我沒法兒給你回禀，就是回禀了，也得落上两个字兒："不見！"

范　睢　无妨，你就說我有好心当献。

随　从　怎么？有好心当献？

范　睢　是啊。

随　从　好，我給你回禀去！（进門）小人禀事。

須　賈　啊？莫非秦君相召？

随　从　沒有。

須　賈　丞相来傳？

随　从　也沒有。

須　賈　哼！秦君未召，丞相不傳，你禀的什么事？

随　从　門外来了一人，口称老爷的乡里求見。

須　賈　哦，乡里求見？……此人身上光景如何？

随　从　穿的可好啦！……一身的破烂兒！

須　賈　哼！你老爷心中有事，不見！（轉身。）

随　从　是；回禀老爷，他可說啦，有好心当献。

須　賈　（回身）怎么，有好心当献？……

随　从　不錯，献好心来啦。

須　賈　哎呀……（作助他扯回文的手势）莫非他……唔唔。——喚他进来！

随　从　是！（出門，向范睢）我們老爷叫你进去哪。

范　睢　有劳了。（进門）大夫在哪里？……

須　賈　乡里在哪里？（見范睢，大惊，急躲避，取椅作屏障，随从在他身后害怕）打、打、打鬼！打鬼……

范　睢　須大夫，哪个是鬼呀？

須　賈　你、你、你就是鬼！

范　睢　我不是鬼，大夫你心中有鬼！

須　賈　啊，这……那魏齐丞相将你打死，你不去寻他索命，为何前来找、找、找我啊？

范　睢　（微笑）呵呵，須大夫。不必惊疑。那日我尸陈郊外，不想命不該絕，遇人救活，我啊，不曾死啊！

須　賈　当眞？

范　雎　当眞哪。

須　賈　哦，范先生！

范　雎　須大夫！

須　賈　（打量范雎，自語）唔，有影，有声，定不是鬼。（走近注視）哎呀呀，果然是范先生到了！——来，与范先生看座！

随　从　是。

〔須賈、范雎同坐。

須　賈　啊范先生，你一向可好啊？

范　雎　唉，飘流异地，糊口而已！今日故友相逢，想起往事，慚愧得很哪！

須　賈　哎呀呀，往事不必再提，不必再提……啊范先生，你不远千里来到咸阳，莫非游說于秦乎？

范　雎　嗳！亡命至此，得生为幸，怎敢开口言事啊！

須　賈　旣然如此，你何以为生呢？

范　雎　不过是与人为佣耳！

須　賈　哦，与人为佣？……（打量范雎。）

〔風声，范雎假做寒战。

范　雎　哎呀呀呀……

須　賈　怎么样了？

范　雎　唉，冰天雪地，朔風似箭，冷煞人也！冷煞人也！

須　賈　（略思）唉，范叔一寒至此，豈无一袍之贈！——来，将我的綈袍取来！

随　从　是。（下。）

須　賈　（唱二黃散板）

見范睢衣襤褸渾身抖战，

乘此时周济他遮盖前嫌。

〔随从取綈袍上，交与須賈，須賈向范睢。

須　賈　先生哪！（接唱）

这綈袍贈与你御寒取暖——（与范睢穿上。）

范　睢　（接唱）

你这样的大恩情使我不安。（接唱毽板）

可笑他錯当我淪穷志短，

怎知道我范叔不似当年。（轉向須賈）

多蒙你待故人好心一片，

風雪中贈綈袍解我身寒。

可怜我在异乡好不凄慘，

可怜我求进无門困在秦关。

到如今天寒岁暮一籌莫展，

眼睜睜有家难奔有国难还。

見故人触动我思乡之念！

須　賈　唉！（接唱散板）

听罢言不由人內心愁煩！

范　睢　大夫面带不豫，莫非有后悔之意？好好好，我脫下就是。

〔范睢欲脫袍，須賈拦阻。

須　賈　慢来慢来，我非为綈袍，別有心事耳。

范　雎　既有心事，何妨一講。

須　賈　（略思）唔……好。趁此滿天飞雪，你我痛飲几杯，——速取暖酒过来！

随　从　是。（下。）

〔“小拉子”，随从上摆酒，二人飲酒。

須　賈　啊先生，你可知我因何到此？

范　雎　倒也不知。

須　賈　自你失踪不久，列国情势大变，秦国竟出了一位張祿丞相，……

范　雎　哦……張祿丞相。

須　賈　那張祿大展宏謀，秦王言听計从，貶了穰侯，撤去四貴，封他为应侯之位。如今民强国富，雄視列邦，兵屯函谷，进窺魏境，我主十分恐惧，就命我求和来了。

范　雎　大夫足智多謀，見了秦王，这和聘之事，还不易如反掌么？

須　賈　嗳！常言道：“未曾朝天子，須先拜相家。”如今，我連丞相尚未会过，怎能朝見秦王？

范　雎　怎么，連丞相还不曾見过么？

須　賈　唉！休要提起！我到此月余，屡次求見，均遭拒絕。今日我送去厚礼，他不肯收下，倒还罢了，反将我逐出轅門！

范　雎　呵呵，好厉害呀！

須　賈　哎呀，范先生哪！眼看年終岁末，和聘未成，

不能回国。唉，眞眞难死人也！

范　雎　唔，不难哪，不难！

須　賈　啊？范先生，你說不难，心中定有画策，我倒要請教你这“不难”。

范　雎　大夫要見丞相么？

須　賈　只是見他不着。

范　雎　（有意戏耍）你要見丞相，这样去見……

須　賈　哪样去見？

范　雎　那样去見……

須　賈　怎样去見哪？

范　雎　（微笑）哈哈哈……还是見不到。

須　賈　嗳！你为何取笑于我，眞眞豈有此理！

范　雎　大夫不要生气，你可知我初到秦邦，做些什么？

須　賈　我是哪里知道啊！

范　雎　亡命到此，不过是長街卖字而已。

須　賈　哼，文人的末路！

范　雎　可是，偏偏就遇見一位長者，起了怜才之念，将我带进府去，作一幕客，才得安身之处……

須　賈　（冷淡）那也算你的造化！

范　雎　哼哼，誰想我家东翁，与那張祿丞相，本是至交……

須　賈　怎么，你家东翁与丞相至交？

范　雎　不但至交，还常来常往呢。

須　賈　（驚喜，湊近）哎呀呀，还常来常往？有这等事，真乃奇談，快快往下講来！

范　睢　不但他等常来常往，我家东翁有时还带我进府，因此我也常常見到丞相。

須　賈　唔唔唔……

范　睢　那日他等叙談，我家东翁口舌不灵，对答不上，我在一旁助他一言，丞相大为称贊……

須　賈　（諂媚地）嘿！你的时运到了！

范　睢　大夫且慢恭維，誰想就因此一言，反触怒了我家东翁，怀恨在心，回得府来，說我多口多舌，媚上求荣，他怒气不息，就将我赶出来了！

須　賈　（鄙夷地）哼，如何，如何！我曾对你說过：你恃才逞能，好高犯上。如今你那东翁将你赶出府来，都是为的你这一張高傲的嘴。我看你本性难移，一輩子也沒有出息呀！

范　睢　大夫不要丧气，常言道："天无絕人之路"，不想今日又有一樁奇遇，……

須　賈　哼，你还有什么奇遇？

范　睢　今日行在長街，突来两位公差，对我言道：丞相思我如渴，請我即刻进府……

須　賈　（湊近）啊，啊，啊……

范　睢　我打此經过，見有門帖，才知大夫在此，故而特来拜訪，不想你竟有这样为难之事。大夫請想，我若进得府去，与你美言几句，你見丞相、叩秦

君、扯回文、回魏国，有何难哉！

須　賈　哎呀，此事当眞？

范　雎　当眞。

須　賈　果然？

范　雎　門下焉敢哄你？

須　賈　你能面見丞相？

范　雎　不但我能面見丞相，还能引大夫你去見丞相。

須　賈　不知几时可見？

范　雎　随去随見。

須　賈　我就去？

范　雎　就見。

須　賈　（大笑）哈哈哈……你眞是个有出息的！你可記得，我曾对你說过：范先生才高智广，只是时运未到，將来时运亨通，必然大富大貴。今日你紅光滿面，我看你一定是官运到了！（諂笑）哈哈哈——来！

随　从　有。

須　賈　快备駟馬高車两輛，我們幷駕前往！

随　从　是啦。（欲下。）

范　雎　慢来，慢来，一乘足矣！

須　賈　却是为何？

范　雎　門下情願随車步行。

須　賈　嘍，你乃当世奇才，那如何使得！我与你同車而往。

〔随从下，車夫推車上。

須　賈　（唱西皮摇板）

幸喜得遇先生我愁眉得展，

这件事須仗你鼎力成全！

范　雎　（接唱）

見丞相叩秦君用不着多婉轉，

我保你即日返家园。

須　賈　（接唱）

来来来同上車把丞相去見——

〔二人上車，圓場，四人役上，躬身相迎。

須　賈　呀！（接唱）

人役們相迎我恭立道边。

似这等礼貌多从来少見，

少礼，少礼呀！

〔范雎暗示四人役下。

范　雎　（接唱）

这也是須大夫你出使的威严。

〔二人下車，車夫下。

范　雎　来此已是相府，大夫在此等候，我去禀告丞相。

須　賈　好好好，啊先生！此番和聘成功，你我一同回国，我定要重重地报答于你。

范　雎　（微笑）哼哼哼……报答二字，恕不敢当，你再不要将我打死，抛在茅厕之中啊！

須　賈　（羞慚地）嘿……（低头自愧。）

范　雎　哼！（拂袖、昂头、背手緩步而下。）

須　賈　（見范雎走下，忽覺詫異）啊？看这堂堂相府，門禁重重，那范雎衣衫襤褸，气貌不揚，怎么不經傳喚，竟敢大胆闖了进去？……这是什么原故？

中　軍　（內）呔！下面听者！

內　　　啊！

中　軍　（內）酒宴現已齐备，各国使臣，可曾到齐？

內　　　俱已到齐。

中　軍　（內）大开仪門，有請！

〔吹打，众使臣暗場进府。須賈心急。

須　賈　哎呀！（唱散板）

　　众使臣与宾客紛紛赴宴，

　　为什么不見丞相將我傳？

　　难道說这樁事其中有变？……（扫一句。）

〔須賈向內窺探，中軍冲上。

中　軍　呔！須賈，你鬼鬼祟祟，在此做甚？

須　賈　啊啊，方才我的好友，先进相府，替我通稟丞相，只見其入，久而不出，故尔在此等候。

中　軍　哪个是你的好友？

須　賈　就是魏人范雎。

中　軍　他是怎样的打扮？

須　賈　他白面長鬚，

中　軍　哦。

須　賈　头戴方巾，

中　軍　唔。

須　賈　身穿破衫，

中　軍　啊？

須　賈　外披綈袍一件。

中　軍　呸！瞎了尔的狗眼！哪里是什么范雎，此乃我家丞相張祿啊……

須　賈　（大惊）啊？……（吓的渾身战抖。）

〔音乐声中，幕启，四大鎧、四軍士分立大堂，范雎居中，四使臣左右列座飲酒，乐声止。

范　雎　中軍！

中　軍　在！

范　雎　喚魏国使臣須賈，报門跪进！

〔四使臣相顧惊訝。

中　軍　得令。——須賈！丞相有令，教你报門跪进！你要仔細了！你要与我打点了！

須　賈　呀！（唱西皮散板）

丞相傳令如雷震，

吓得我三魂七魄早离身。

忍不住战兢兢我叩头跪进，

报，須賈告进哪！……（跪步进門）

低头无語跪埃塵。

范　雎　須賈！

須　賈　有。

范　睢　抬起头来！

須　賈　嗯，你是范……

范　睢　范什么？

須　賈　范范范張祿丞相！

范　睢　（冷笑）哼哼……須賈，你可知罪？

須　賈　擢賈之髮，不足数賈之罪，我罪該万死，罪該万死！

范　睢　哼！今当齐国大夫王孙賈在此，本閣把当年你我出使齐国之事，略表一番！（牌子，唱快板）

見須賈，怒气生，

回想往事恨难平。

你捏造是非邀宠幸，

忌賢妒能虎狼心，

是非善恶有公論，

当初的仇怨今已明。

越思越想难消恨——

〔范睢观望各使臣。众皆愕然。

須　賈　丞相饒命，饒命哪！（叩头如搗蒜。）

范　睢　（略一沉思，接唱散板）

姑念你贈綈袍一綫之情。

須　賈　多謝丞相！

范　睢　哼！今日相府大宴宾客，你既到此，豈无一席之敬！——中軍！

中　軍　在！

范　雎　将备好的酒宴，設于大堂，教他享用！

中　軍　遵命！（取草料盘放在地上）須賈！丞相賜下酒宴，你要吃啊！你要与我吃啊！

須　賈　謝丞相盛筵哪……（唱西皮散板）

多謝丞相开了恩，
我心問口来口問心。
当初不該心忒狠，
到如今又悔又恨难为人！
莫奈何学牛馬暫求活命——

中　軍　你与我吃啊！

須　賈　唉　（吃草料，看众使臣飲宴自己难咽）哎喲……（接唱）

这样的酒筵我实在的难吞！

中　軍　上前謝宴！

須　賈　謝丞相宴！

范　雎　須賈！

須　賈　有。

范　雎　我今放你回去，告知魏王，若要秦、魏言和，必須严懲魏齐之罪！

須　賈　是是是……

范　雎　速将陈乙、郑安平与本閣的家眷一同送来。倘有半点差迟，教你死无葬身之地！——中軍，攆出府去！

〔中軍給須賈回文。

須　賈　謝丞相！

中　軍　出去！

須　賈　（出門，慨嘆）嘿……（狼狽下。）

四使臣　丞相懲恶揚善，仁威并施，我等敬佩。

范　睢　豈敢。

四使臣　謹謝盛宴，告辞了。

范　睢　奉送！

众　　　請！

〔“尾声”，众分下。

——剧終

春 秋 配

前　記

姜秋蓮是商人姜紹的女兒，生母早年去世，在家常受繼母賈氏虐待。一日，姜紹出外經商，賈氏寻故强逼秋蓮去往郊外撿柴；秋蓮无奈，只得随乳娘同往。

書生李春發送友归来，路过荒郊，見秋蓮举止有异，詢明原委，甚表同情，慨然贈銀而去。

秋蓮主僕拿銀回家，禀明賈氏，賈氏誣女不貞，并声言要去官府告發。秋蓮恐連累李生，趁夜与乳娘潛逃，不料，在途中又遇强盗侯尙官刼搶，侯将乳娘杀死，并欲逼污秋蓮；秋蓮急中生智，用計将侯推下深澗，趁机逃去。

侯尙官跌入澗中，摔折两腿，被窃賊石敬波救起，所刼包裹却被石擕去，他只得忍痛爬行回家。

这出戏系全部«春秋配»中的«撿柴»、«砸澗»两折，是舞台上流行演出的剧目。剧本是由中国京剧院文学組依据一般流行本进行整理的。

劇中人物

賈　氏(彩旦)　　姜秋蓮(旦)　　乳　娘(老旦)
李春發(小生)　　侯尚官(净)　　石敬波(丑)

第　一　場

賈　氏　(內)啊哈！(上，念詩)

　　　　閑来时裝模做样，怒惱了拿刀动杖；
　　　　女兒嫌我是晚娘，常跟老头子算賬。

　　我，賈氏。前夫早亡，后嫁姜紹为妻。他是个粮商，家里倒是不愁吃、不愁穿的。只有前房留下的一女，名叫秋蓮，太不順我的心，一瞧見她，我这气就不打一处兒来。趁着老头子出去作买卖，不免把她叫出来，找个碴兒打她一頓，也好出出我这口怨气。——秋蓮哪秋蓮，你給我走出来吧！

姜秋蓮　(內)来了。

　　〔姜秋蓮与乳娘同上。

姜秋蓮　(念)窗前綉鴛鴦，听喚出綉房。

乳　娘　(念)雨过芭蕉綠，風吹菊花黃。

賈　氏　怎么还不出来呀！咳，眞气死我啦！

姜秋蓮　啊，乳娘，我母亲又在那里生气，怎敢向前。

乳　娘　哪有不見之理，看我的眼色行事便了。

姜秋蓮　全仗乳娘。（与乳娘同进入）母亲万福。

賈　氏　（气憤地）罢啦。

乳　娘　啊，安人有礼。

賈　氏　得啦得啦，哪兒那么些个穷酸礼！咳，可气死我啦！

姜秋蓮　啊，母亲为何这等生气呀？

賈　氏　孩子，你看：家里沒蘆柴燒啦，郊外有的是，可就是沒人去撿，怎么不叫我生气呀！

姜秋蓮　何不雇人去撿？

賈　氏　雇人去撿？你可說的好，那不还得花錢嗎！我看你在家閑着也是閑着，你去撿点兒蘆柴来吧！

姜秋蓮　这个……啊，母亲，想女兒乃是閨閣幼女，郊外撿柴，豈不被人耻笑！

乳　娘　是啊，豈不被人耻笑！

賈　氏　你搭什么碴兒！——閨閣幼女撿柴有什么丢人的？我問問你，你倒是去不去？

姜秋蓮　女兒不敢前去。

賈　氏　我就知道你不去，把衣裳給我脫下来！

姜秋蓮　这个……

賈　氏　（大声地）脫下来！

姜秋蓮　咳！（脫衣。）

賈　氏　我說秋蓮哪，你到底是去不去吧！

姜秋蓮　女兒不敢前去。

賈　氏　不去好办。过来，我有話跟你說。

姜秋蓮　这……（踟躕不敢向前，看乳娘，乳娘向她搖手示意。）

賈　氏　过来呀！

〔姜秋蓮慢慢走近，被賈氏猛然打一咀巴，急跪下。

賈　氏　接咀巴！（唱西皮散板）

我教你撿蘆柴竟敢倔强，

口声声閨閣女气坏老娘；

这也是你爹爹縱容娇养——（打姜秋蓮）

違我命管叫你去見閻王。

姜秋蓮　母亲哪……（哭，唱散板）

劝母亲且息怒容兒細講，

二八女理应当不出綉房；

比不得男子汉身强力壮，（接"哭头"）喂呀，母亲哪！

撿柴事恕孩兒不敢承当。

（叫头）母亲哪！想我家虽非富有，尙足衣食，女兒去往郊外撿柴，倘若被人看見，豈不說長道短！爹爹回来，女兒我吃罪不起呀！（哭。）

賈　氏　哈哈，拿你爸爸吓唬我，告訴你說吧，連你爸爸都得听我的，你是去不去吧。

姜秋蓮　女兒不敢前去。

賈　氏　还是不去？不去我就打死你！

乳　娘　（拦住賈氏，向秋蓮）啊大姐，应允了吧！（以目暗示。）

姜秋蓮　啊，母亲，不必生气，女兒前去就是。

賈　氏　这不結啦嘛，你要是早說去，媽媽我还舍得打你呀，起来吧！

〔姜秋蓮起立，賈氏取繩、斧。

賈　氏　这是繩子、斧子，去到郊外撿柴，撿多便罢，要是撿少了哇，咱們还是沒完。

乳　娘　請安人佛前上香去吧！

賈　氏　喲，淨顧得跟你生气，也忘了上香啦。正是：口念千声佛，早晚一爐香。罢罢罢，阿弥陀佛！（合掌欲下。）

乳　娘　（向賈氏去处）我把你这老……

賈　氏　（回身問）老什么？

乳　娘　老安人！

賈　氏　这还罢了。（下。）

乳　娘　哼，切齿恨毒妇，

姜秋蓮　滴泪思亲娘……（泣。）

乳　娘　大姐不必啼哭，到了郊外，老奴替你撿柴就是。

姜秋蓮　只是連累乳娘了！（唱搖板）

遭不幸我的娘早把命丧，

思想起不由人感叹悲伤。

（哭）喂呀……

〔二人同下。

第 二 場

李春發　(內)走哇!(上，唱西皮搖板)

西風紧雁南飞园林如画，

好一派霜叶紅胜似春花。

小生姓李名华字春發，乃罗郡人氏。适才送友远行，看天色不早，不免赶路回家便了。(唱搖板)

适才間别張兄东輪西馬，

聚和散好一似流水落花；

叹人生各有志难以阻駕，

眼睁睁望好友奔走天涯。(下。)

第 三 場

乳　娘　(內)大姐随我来!

〔乳娘、姜秋蓮同上。

姜秋蓮　(唱二黃慢板)

出門来羞答答将头低下，

止不住伤心泪点点如麻。

乳　娘　大姐!(接唱)

实可恨那刁妇行事太差，

劝大姐免悲伤且把泪擦。

姜秋蓮　(接唱)

奴好比花未开風吹雨打，

忍着声耐着痛强自挣扎。

乳　娘　啊，大姐，来此已是荒郊，看那旁有一土台，

你且坐下歇息，待老身与你撿柴便了。

姜秋蓮　有劳乳娘了。

〔乳娘撿柴。

李春發　（內）馬来！（上，唱西皮搖板）

加鞭催动胯下馬，

（看）呀！（接唱）

只見两个妇人家。

年迈媽媽把柴打——

姜秋蓮　（哭）喂呀……

李春發　啊？（接唱）

大姐悲啼事有差。

哎呀且住！看那位大姐，定是大戶人家，因何来在荒郊啼哭！其中必有緣故。那旁有位媽媽，待我下馬問来。（下馬）——啊，媽媽，請来見礼。

乳　娘　还礼，請問君子，敢莫是失迷路途么？

李春發　非也。我看那位大姐，在这荒郊啼哭，其中必有緣故，特来問个明白。

乳　娘　噢，你問的是她么？

李春發　正是。

乳　娘　她是我家大姐，我是她的乳娘；主僕二人在此撿柴，何劳君子动問！

李春發　是是是。如此說来，是我多口了。

乳　娘　本来的多口！（仍去撿柴。）

李春發　呀！（唱搖板）

我这里好心腸施礼問話，

誰想她錯会意不把話答。

我只得挽絲繮扳鞍上馬——（欲上馬。）

姜秋蓮　（哭）喂呀……

李春發　嘜！（接唱）

二次里走上前再問根芽。

我定要問个明白。（拴繮繩）媽媽請来重見一礼。

乳　娘　啊？你还不曾走么？

李春發　我看那位大姐，定非小戶人家之女，因何来此荒郊撿柴，还要問个明白。

乳　娘　（不耐煩地）嘜！方才对你說过，主僕二人在此撿柴，何劳君子动問。再若嘮叨，眞个是自討无趣！

李春發　是是是。小生又多口了。

乳　娘　本来的多口！（繼續撿柴。）

李春發　（唱搖板）

我原是聞哭声无端牽挂，

她那里却为何执意不答！

倒叫我越生疑难以放下——

姜秋蓮　（哭）喂呀……

李春發　嘜！（接唱）

不問明这情由誓不还家。

嗯，我到底要問个明白。（欲行又止）我若再問媽媽，定討无趣；不免去問大姐。——啊，大姐，請来見礼。

姜秋蓮　非亲非故，不便还礼。

李春發　看大姐不像小戶人家之女，因何来在荒郊撿柴，願聞其詳！

姜秋蓮　曠野荒郊，男女不便答話，請远站一步，容奴告禀。

李春發　如此，待小生拉馬澗下飲水，也好洗耳恭听。

姜秋蓮　乳娘这里来。

乳　娘　作什么？（見李春發未去）啊？你还不曾走哇？

姜秋蓮　乳娘啊！（唱西皮快三眼）

蒙君子致殷勤再三問話，

乳　娘　（夹白）啊大姐，曠野荒郊，男女有别呀。

姜秋蓮　（接唱）

虽然是男女别不能不答。

李春發　（夹白）請問大姐，家住哪里？

乳　娘　（向李春發）你站远些！

李春發　是。

姜秋蓮　（接唱）

家住在罗郡城魁星楼下，

李春發　（夹白）哎呀呀，小生也是罗郡人氏啊。

乳　娘　哪个又来問你？

李春發　令尊何名，作何生理？

姜秋蓮　（接唱）

我的父名姜紹貿易天涯。

李春發　（夹白）請問大姐，不在家中，因何到此？

姜秋蓮　（接唱）

在家中受不过繼母拷打，

无奈何到荒郊来撿蘆花。

李春發　哎呀呀，原来是被繼母所逼，倒也可怜。也罢，小生这里有銀子一錠，送与大姐，买些柴薪回去，也免得在此受苦。

乳　娘　啊，君子，休得在此卖富，快将銀子拿了回去，如若不然，你是定討无趣了。

李春發　啊，媽媽，这是小生一片惻隐之心，并无歹意。銀子放在地上，我就此趲路了。（放銀在地，拉馬走去。）

乳　娘　（拾起銀子）哎呀，果然是个至誠的君子，难得呀难得！

姜秋蓮　啊，乳娘，請那君子留步。

乳　娘　他走去了。

姜秋蓮　我还有話講。

乳　娘　不說也罢。

姜秋蓮　平白收了人家的銀子，不問人家尊名上姓，日后如何答报啊。

乳　娘　是啊，日后如何答报啊！待我喚他轉来。——喂，君子請轉，君子請轉！

李春發　走远了。

乳　娘　我家大姐有話問你呀。

李春發　如此，我回来了。(拉馬走回)啊，大姐，有何金言，快快請講。天色不早，我还要趲路呢！

姜秋蓮　咳，乳娘啊！(唱南梆子)

　　　　問君子因甚事荒郊来定？(接"小拉子"。)

乳　娘　(轉問)請問君子，因何来到荒郊？

李春發　小生乃送友而归。

乳　娘　(轉达)啊，大姐，他是送友而归呀。

姜秋蓮　(接唱)

　　　　再問他住罗郡哪里家門？(接"小拉子")

乳　娘　請問君子，家住哪里？

李春發　小生住在永寿街口。

乳　娘　啊，大姐，他就住在永寿街口。

姜秋蓮　(接唱)

　　　　再問他家何氏尊名上姓？(接"小拉子"。)

乳　娘　請問君子，尊名上姓？

李春發　小生姓李名华字春發。

乳　娘　啊，大姐，他姓李名华字春發。

姜秋蓮　(接唱)

　　　　可在庠可在监可有功名？(接"小拉子"。)

乳　娘　請問君子，可有功名啊？

李春發　小生早巳入泮，尚未登科。

乳　娘　噢，原来是个秀才，失敬了。

李春發　豈敢。

乳　娘　啊，大姐，他还是一位秀才呢！

姜秋蓮　（接唱）

　　　　問君子椿萱茂高堂欢庆？（接“小拉子”。）

乳　娘　着哇，这倒是当問的。——啊，君子，令尊令堂可安否？

李春發　咳，父母早已亡故了！

乳　娘　啊，大姐，他的父母早已亡故了。

姜秋蓮　（接唱“哭头”）

　　　　啊！兒的娘啊！

乳　娘　啊？他的父母亡故，你怎么也哭起来了！

姜秋蓮　（接唱）

　　　　再問他貴昆玉弟兄几人？（接“小拉子”。）

乳　娘　（有些不耐煩地）嘍，哪有这些唠叨，我不去了。

〔姜秋蓮輕推乳娘向前。

乳　娘　忒以的囉嗦了。——啊，君子，有弟兄几位呀？

李春發　并无弟兄，就是小生一人。

乳　娘　啊，大姐，并无弟兄，就是他一人哪。

姜秋蓮　（接唱）

　　　　再問他年齡兒青春有几？（接“小拉子”。）

乳　娘　嘍，問他的年齡作甚哪，我不去了。

〔姜秋蓮推乳娘上前，乳娘不去，又暗暗拜求。

乳　娘　（笑）哈哈哈……請問君子，年方几何呀？

李春發　小生年方弱冠。

乳　娘　噢，是是是。（欲轉达）啊？年方弱冠到底是几

岁呀？嘿，他这一“冠”么，倒把我关住了。有了，看他的年貌不过二十上下。——啊，大姐，他今年二十岁了。

姜秋蓮 （接唱）

再問他……（羞于出口。）

乳 娘 怎么，还要問他？

姜秋蓮 （接唱）

再問他……

乳 娘 問他什么？

姜秋蓮 （接唱）

再問他閨閣中可訂婚姻？

乳 娘 嚄，問来問去竟問出这样的話来，这怎能說得出口！

李春發 （与乳娘同时，自語）哼，問来問去竟問出这样的話来，待我拉馬走去。正是：（念）堪叹天台路途遐，刘郎未必飯胡麻；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豈有此理！（拉馬下。）

乳 娘 哎呀，好个至誠的君子，提起婚姻二字，揚長而去，眞难得呀！——啊，大姐，看天色不早，你我主僕回家去吧。

姜秋蓮 回去吧！（唱搖板）

他一片至誠心令人可敬，

对奴家并无有半点邪心。

乳 娘 （收拾繩、斧）大姐呀！（接唱）

你二人可算得郎才女俊，
配成双眞个是美滿婚姻。

姜秋蓮　（接唱）
劝乳娘且莫把此事談論，
薄命人怎得配如意的郎君！

乳　娘　我們回去吧！
〔二人同下。

第　四　場

〔賈氏上。

賈　氏　（唱西皮搖板）
眼見得紅日落黃昏时候，
小賤人为什么不見回头。

姜秋蓮　（內）走哇！
〔乳娘、姜秋蓮同上。

姜秋蓮　（唱搖板）
好一个眞君子世間少有，
回家来对母亲細說根由。

賈　氏　天这么晚，还不回来，可眞气死我啦！
姜秋蓮　啊，乳娘，我母亲又在那里生气，如何是好！
乳　娘　待老身向前。（进入）安人万福。
賈　氏　你回来啦，秋蓮哪？

乳　娘　現在門外。

賈　氏　叫她进来呀！

乳　娘　是。——啊，大姐，安人喚你，进来就是。

姜秋蓮　（进入）母亲万福。

賈　氏　罢啦。秋蓮哪，撿了多少柴来呀？

姜秋蓮　柴倒未曾撿，遇着了一樁离奇之事。

賈　氏　荒郊野外，有什么离奇之事呀？你說說！

姜秋蓮　母亲哪！（唱流水）

母亲既要問根由，

細听女兒說从头：

主僕撿柴往荒郊走，

有一君子送友回头；

他見了女兒撿柴心怜佑，

贈銀子一錠将奴来济賙。

似这等仁人君子世間真少有。

母亲你不必多疑憂。

賈　氏　噢，敢情是这么回事兒，銀子呢？

乳　娘　銀子在此，請安人收下。

賈　氏　（接过銀子）果然是錠銀子，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姜秋蓮　姓李名华字春發，住在永寿街口。

賈　氏　噢，就是李春發呀，我認得。他乃是个年少的書生，你又是个沒出門子的大閨女，平白无故地就給你銀子？甭說呀，这里头一定有事，你就給我說

实話吧！

姜秋蓮　这个……

乳　娘　啊，安人，不要冤枉了好人，那李相公丢下銀子就揚長而去，安人不必多疑。

賈　氏　你住了吧！这事还瞞得了我？——你說了实話，还則罢了，如若不然，我就打死你。

姜秋蓮　（叫头）母亲哪，縱然将女兒打死，也是无有什么講的呀……（跪，哭。）

賈　氏　我也看出来啦，这事兒咱們在家办不了，我把这錠銀子交給乡約地保，明兒个咱們是热热鬧鬧地打場官司。我还是說办就办。

乳　娘　安人，使不得。

賈　氏　你得了吧。（下。）

姜秋蓮　（叫头）乳娘啊！母亲将銀子交与乡約地保，明日当堂出丑，这……这便如何是好！

乳　娘　事已至此，倒不如你我主僕，今晚逃走了吧。

姜秋蓮　你我俱是女流之輩，逃往哪里？

乳　娘　逃往南阳你姨母那里，再作計較。

姜秋蓮　只是終非正道。

乳　娘　这也是出于无奈哟！（唱播板）

我和你今夜晚一同逃走，

也免得这刁妇糾纏不休。

賈　氏　（上）得，銀子我是交給乡約地保啦，咱們淨等着明天上堂打官司。

乳　娘　咳！安人何必苦追究！

賈　氏　无耻之事难罢休。

姜秋蓮　君子贈銀恩义厚！

賈　氏　嗳，分明是你把臉丢。咳，气死我啦！（下。）

姜秋蓮　（哭）喂呀……

乳　娘　大姐不要啼哭，你我快些收拾收拾，今夜逃走了吧。

姜秋蓮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正是：（念）

憂上加憂愁上愁，

乳　娘　（念）料想官司难罢休；

姜秋蓮　（念）但願逃出虎狼口，

乳　娘　（念）好似鰲魚脫金鈎。随我来呀！

〔二人同下。

第　五　場

侯尙官　（內）呔！

〔侯尙官上，"走边"。

侯尙官　（念詩）

慣作裝猫学鼠形，竄房越脊俺全能；

竊盜搶掠有本領，咱把王法看得輕。

俺侯……（两望）侯尙官。自黄昏出門，并无买卖，看前面已是魁星楼，待俺上楼偷觑偷觑。

〔侯尙官上楼，四下了望。姜秋蓮、乳娘挾包袱同上。

姜秋蓮　(念)夜深人寂靜，

乳　娘　(念)悄悄到后門。

姜秋蓮　啊，乳娘，門兒紧鎖，这便如何是好！

乳　娘　那旁有一梯兒，你我越墻而过就是。大姐小心了。

姜秋蓮　是。

〔乳娘扶姜秋蓮爬过墻去。

姜秋蓮　(念)撥开生死路，

乳　娘　(念)跳出是非墻。

姜秋蓮　哎呀，我那亲……

乳　娘　禁声！

姜秋蓮　亲娘……啊！(暗泣。)

〔二人同下。侯尙官下楼。

侯尙官　(叫头)且住！看那两个妇人身背包裹，越墻而过，不免赶上前去打搶便了。正是：一心忙似箭，两腿快如風。(下。)

第　六　場

姜秋蓮　(內唱二簧倒板)

　　远迢迢月色微不辨路徑，

〔乳娘挾包袱、扶姜秋蓮上。

乳　娘　小心了。

姜秋蓮　(哭)喂呀……(接唱散板)

夜深沉寒雁啼倍覺伤情。

乳　娘　大姐呀！（接唱）

这也是出无奈作此行徑，

且喜得黑夜間逃出家門。

姜秋蓮　（接唱）

喘吁吁扶乳娘忙往前奔——

（侯尚官上。

侯尚官　呔！（接唱）

过往人快留下买路金銀。

呔，你們是作什么的？

乳　娘　我們是往南阳进香的。

侯尚官　留下包裹，放尔等过去。

乳　娘　唗！胆大賊人，竟敢打搶；快快走去便罢，如其不然，我就要高声喊叫。

侯尚官　諒你不敢。

乳　娘　（高声喊叫）搶人了！

侯尚官　看刀。（一刀杀死乳娘，将包裹系在腰間。）

姜秋蓮　哎呀，乳娘啊！（唱散板）

我和你出網罗又遭陷阱，（接“哭头”）

乳娘啊！

哭啼啼跪埃塵大放悲声。

侯尚官　起来起来！我来問你，往哪道而去？

姜秋蓮　往南阳进香去的。

侯尚官　可曉得路徑？

姜秋蓮　不識路徑。

侯尚官　待俺送你一程，你看如何？

姜秋蓮　哪个要你来送！

侯尚官　一定要送，随我来呀！（笑）哈哈哈……（唱散板）

星月下观看她容貌俊雅，

引得俺淫心起难以放她。

且領她到前面烏龙嶺下，

那时节管叫她敢不依咱。

这一女子，你可知来在什么所在？

姜秋蓮　我却不知。

侯尚官　你来看：这上，乃是烏龙嶺，这下，乃是青蛇澗；看此处倒也清靜，俺与你就在此处作片刻夫妻，你看如何？

姜秋蓮　（叫头）賊子呀！想你杀死我乳娘，如今又要胡行，难道你就不怕王法了么？

侯尚官　什么王法不王法，你若不从，俺便杀了你。

姜秋蓮　就是将我杀死，也是不能依从！

侯尚官　如此看刀！（欲杀又止）咦！小小年紀，性情倒也高傲。俺与她商量什么！不免将她誆到嶺上，将她絆倒塵埃，哪怕她不从！　　呔！（唱散板）

俺和你这姻緣前生已定，

你好比籠中鳥难以飞騰；

山又高路又远誰来救应，

你不从难道說罢了不成！

你从是不从？

姜秋蓮　（惊跪在地，計上心来）大爷，非奴不从，奈无媒証。

侯尙官　咦，小小年紀，曉得什么媒証，也罢！你看滿天星斗，皓月当空，就以星月为媒，你看如何？

姜秋蓮　星月为媒不好。

侯尙官　不好，以何为媒呢？

姜秋蓮　你看那是什么花？（指崗下。）

侯尙官　乃是梅花。

姜秋蓮　就摘梅一枝，以为媒証，豈不是好！

侯尙官　梅花为媒，倒也使得，如此随俺来！（拉姜秋蓮爬上山崗，向下看梅）你要哪一枝？

姜秋蓮　（指远处）我要那一枝。

侯尙官　（指近处）这枝可好？

姜秋蓮　不好，那一枝！

侯尙官　那枝忒远了哇。

姜秋蓮　（假意啼哭）嘍，我要那一枝，我要那一枝……

侯尙官　不要啼哭，不要啼哭。待俺与你摘来就是。

〔侯尙官探身向前，姜秋蓮欲推下，被侯發覺。

侯尙官　啊，你这是作什么？

姜秋蓮　我……我怕閃了大爷的腰哇！

侯尙官　哎呀呀，看她对俺倒也有些情意。也罢，俺定要与你摘来就是。你要哪一枝？

姜秋蓮　那一枝。

侯尙官　待俺摘来。

〔侯尙官伏身摘梅，姜秋蓮趁势猛力将他推下澗去。

侯尙官　哎呀！

姜秋蓮　好賊子！（向澗下抛石塊砸侯尙官，念“扑灯蛾”）

賊子太不仁，太不仁！

不該起下禽兽心；

害我乳娘丧了命，

管叫賊子赴幽冥。

且住！看賊子已死，待我逃走了吧。（迈步欲行，踩着鋼刀，拾起）現有賊子鋼刀在此，不免带在身旁，日后也好作一見証。（叫头）乳娘啊，我和你再也不能相見的了哇……（哭，唱散板）

叹乳娘遭不幸我进退难定——（下山崗）

且越过这山林再作計行。（下。）

石敬波　（內）走哇！（上，唱摇板）

天未明早起身路程赶奔，

小买卖作生涯哪顧晨昏。

我，石敬波。前日偷盗李春發，不想被人拿住，多蒙李相公反贈銀子，劝我改邪归正，是我从此洗手不干，改作小本經营。看天色将明，赶路要紧！（接唱）

自那日蒙释放改邪归正，

从今后再不作窃盗之人。

侯尙官　（呼救）救人哪。

石敬波　啊？哪兒喊救人哪？

侯尙官　哎呀，快快救人哪！

石敬波　喂，你在哪兒哪？

侯尙官　我在澗下。

石敬波　喲，你怎么掉到山澗里呢？

侯尙官　俺乃行路之人，适才被强人推落澗下，你要救我一救！

石敬波　救你倒行，可是我从哪兒下去呀？

侯尙官　东南角下，有一小道，可以下来。

石敬波　你等着，我救你去啦。（下澗，見侯的相貌丑陋）打鬼打鬼！

侯尙官　俺是一人，不是鬼。

石敬波　人怎么这么个長相兒呀？

侯尙官　俺是天生的凶臉。

石敬波　那么，我救你上去，你拿什么謝我呀？

侯尙官　俺这里有个大包裹。

石敬波　好，看在包裹的份上，背你上去。（将侯尙官背到崗上）包裹哪？

侯尙官　在这里。

石敬波　拿来。（欲取包裹。）

侯尙官　你将俺背回家去，方能給你。

石敬波　你說的背上来給我，怎么又不給啦？

侯尙官　将俺背回家去，方能給你。

石敬波　我劝你撒手的好。

侯尙官　不能給你。

石敬波　你不撒手？看刀！

侯尚官　（急撒手）哎喲！

石敬波　（夺过包裹）哈哈，这是把扇子。

侯尚官　嘿！

石敬波　咱們回头見。

侯尚官　你不能走。

石敬波　怎么着，我不能走？

侯尚官　不能走。

石敬波　我还是非走不可。（挟包裹下。）

侯尚官　嘿！（念）

　　　　澗下賊遇賊，丢本又吃亏；

　　　　摔坏两条腿，只得爬着回。

嘿！

〔侯尚官爬下。

——剧終

法 場 換 子

前　記

«法場換子»故事見于«薛家将反唐全傳»，是«薛刚鬧花灯»和«举鼎观画»两个剧目中間的一段故事。

薛丁山第三子薛刚大鬧花灯，誤伤皇子，畏罪逃出都城；奸臣張泰趁机陷害薛家，抄斬滿門；并把丁山次子薛猛夫妇从阳河拿进都城，一同問罪。

徐勣后人徐策对薛家的遭遇甚为同情，当与妻商定，乘在法場祭奠之时，暗将己子金斗換回薛猛子薛蛟，代为撫养，以接續忠臣的后代。

这个剧本是依据一般舞台流行本校訂的。

剧中人物

徐夫人(老旦)	徐　策(老生)	張　泰(净)
薛　猛(生)	馬　氏(旦)	家　院
四軍士(紅龙套)	四校尉	二劊子手

第　一　場

〔徐夫人上。

徐夫人　(念)夫受皇家爵，妻沾雨露恩。

徐　策　(內)开道。

〔四軍士、家院引徐策上。

徐夫人　(出迎)啊，相爷。

徐　策　夫人。

〔同进入，四軍士反下。

徐　策　可恼哇可恼！

徐夫人　啊，相爷，今日回府，为何这样煩恼？

徐　策　夫人有所不知，只因薛家世代忠良，今被奸臣所害，全家綁至法場問斬。可怜那不滿三个月的薛蛟孩兒，也要受那一刀之苦，眼見得忠良絕后，怎不叫人着恼！

徐夫人　相爷就該想一良策，搭救忠良才是啊。

徐　策　計策么，倒也不难，但則一件哪。

徐夫人　哪一件？

徐　策　只恐要应在夫人你的身上啊。

徐夫人　难道叫妾身替他一死不成么？

徐　策　嗳，不是啊。看你我那金斗孩兒，面帶七煞，日后必难撫养，我有意将他送到法場之上，替換薛蛟。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徐夫人　嗳，相爷說哪里話来，想你我二老年过半百，只生金斗孩兒，要他替旁人一死，万万不能！

徐　策　唉，夫人哪！（唱二黃正板）

恨薛刚小奴才不如禽兽，

吃醉酒全不顧滿面含羞；

闖下了滔天禍一人逃走，

連累了二爹娘不能到头。

把一个两辽王午門斬首，

樊夫人拔宝劍自刎咽喉，

眼見得忠良臣乏嗣无后，

这才是斬草除根，寸草不留，天地含憂，

怎教我看水流舟。夫人哪！

徐夫人　相爷！（唱原板）

虽然是忠良臣乏嗣无后，

我二老年半百一脉当留，

我豈肯把姣兒送入虎口，

老相爷行此事大理不周。

徐　策　唉！（唱散板）

賢夫人往日里待人寬厚，

为此事又何必双皺眉头。

无奈何跪至在二堂口。（跪。）

徐夫人　（接唱）

老相爷快請起莫要憂愁。

啊，相爷，妾身应允就是。

徐　策　多謝夫人。（起立）来，

家　院　有。

徐　策　将你家少爷装在食盒之内，送到法場之上，看我的眼色行事。

家　院　是。

徐　策　拿我名帖，对那监斬官言講，就說老夫要到法場一祭。

家　院　遵命。（下。）

徐夫人　啊，相爷，妾身跟随前去。

徐　策　啊，夫人，那法場之上，耳目众多，你不去也罢。

徐夫人　去去无妨。

徐　策　一定要去，必須看我的眼色行事。

徐夫人　是。

徐　策　正是：可叹薛家世代賢，

徐夫人　忠良无辜被刀殘。

徐　策　蒼天有日睁开眼，

徐夫人　仇报仇来冤报冤。

徐　策　好一个仇报仇冤报冤。夫人，随我来！

〔同下。

第　二　場

〔四校尉、二劊子手、張泰上。

張　泰　（念）树大遮天盖地，根深哪怕狂風。

任他皇亲国戚，一本斬草除根。

老夫張泰。今奉聖命，监斬薛猛夫妇。——校尉啊。

众　　有。

張　泰　将他夫妻綁了上来。

众　　啊。

〔二劊子手綁薛猛、馬氏腰系嬰兒上。

馬　氏　（叫头）哎呀老爷呀！你我一死，不甚要紧，可怜那薛蛟孩兒也受这一刀之苦哇！（唱二黃散板）

叫你反来你不反，

叫你逃生你不行；

你我一死不要紧，

可怜蛟兒也受苦刑。

薛　猛　夫人！（接唱散板）

夫人不必泪双淋，

忠良哪怕丧殘生。

回头便对奸贼論——

賊！（接唱）

阴曹地府勾尔的魂！

張　泰　校尉們！

众　　　有。

張　泰　将他夫妻綁上法标，有人討祭，报我知道。

众　　　啊。

家　院　（上，念）奉了相爷命，法場走一程。——法場之上，哪位听事？

校　尉　什么人？

家　院　徐相爷前来討祭。

校　尉　你候着。

家　院　是。

校　尉　啓相爷，徐相爷前来討祭。

張　泰　这老兒又来多事！容他一祭，时辰一到，报我知道。

〔張泰、二劊子手、四校尉同下。二黄“小开門”，家院提食盒内裝嬰兒上，暗将嬰兒掉換。

家　院　有請相爷。

〔家院下。徐策、徐夫人上。

徐　策　（唱二黄散板）

夫妻双双到法場，

徐夫人　（接唱）

可叹忠良遭禍殃。

徐　策　（叫头）薛猛！

徐夫人　馬氏！

徐　策
徐夫人　（同）兒呀！

徐　策　（唱散板）

　　你夫妻好比一張弓，

徐夫人　（接唱）

　　万馬營中逞威風；

徐　策　（接唱）

　　正要开弓把弦断，

徐夫人　（接唱）

　　到头只落一場空。

徐　策　啊，夫人，你看法場之上耳目众多，你还是早早回府去吧。

徐夫人　待我別了孩兒。——（叫头）薛猛，馬氏，我那金……

徐　策　禁声。

徐夫人　今生今世难得見的兒啊……（下。）

徐　策　（念）法鼓咚咚打，席棚日已斜；

　　黃泉无客店，

　薛猛，馬氏！

　　今晚宿誰家！（唱反二黃正板）①

　　見夫人哭出了席棚以外，

　　可怜她年半百十月怀胎。（鼓声）

催命鼓响咚咚魂飞天外，（鑼声）
救生鑼倉啷响令人伤怀。
站席棚先埋怨薛猛元帅，
大不該命薛刚私进京来。
进什么京来把什么寿拜。
二爹娘爱子心又把宴排，
三杯酒下咽喉烈性还在。
酒壮胆胆包天惹下祸来，
御花园众神像打成土塊。
幼主爷紫金冠打落在塵埃，
探花郎張登案被他打坏，
大不該上金殿去打張泰，
張泰賊奏一本将你来害，将你来害，我的
兒呀！（接唱原板）
因此上薛門中降下祸灾。
这边廂哭坏了薛猛元帅，
轉面来再埋怨馬氏裙釵：
在陽河你就該反出了边界，
为什么将姣兒带进京来。
你夫妻双双死无計可解，
最可叹小薛蛟未滿三月綁赴法場也把刀
开。
只为你薛門中无有后代，
是老夫舍亲生掉换下来。

可怜我年半百絕了后代，絕了（轉散板）

后代。

〔薛猛、馬氏齐向徐策跪拜。

徐　策　（接唱散板）

恨不得把張泰賊斧砍刀开。

这边廂攙扶起薛猛元帅，

馬夫人我不便攙你，你……你自己起来！

悲切切哭出了法場以外，

霎时間大炮响再收尔的尸骸。

兒呀！（下。）

〔張泰、四校尉、二劊子手同上。

張　泰　校尉嗬，时辰可到？

刀斧手　时辰已到。

張　泰　拿去开刀。

薛　猛
馬　氏　（同）好賊子！

〔劊子手綁薛猛、馬氏下。斬畢复上。

劊子手　斬首已畢。現有一嬰孩。

張　泰　呈上来。唔呵呀！这一嬰孩生的是眉清目秀，不免带回府去，收为义子……嗳呀！斬草不除根，萌芽依旧生，斬草除了根，萌芽永不生。——校尉嗬！

众　　有。

張　泰　将这嬰孩腰鍘三节！

众　　啊。(劊子手接娶兒下，行刑，又上)行刑已畢。

張　泰　打道上殿交旨。

众　　啊。

〔"尾声"众同下。

——剧終

---

① 此处另有一种唱詞，可供参考。

(唱反二黄正板)

晃夫人哭出了席棚以外，
可怜她抛撇下十月怀胎。
催命的鼓响咚咚魂飞天界，
勾命的鑼倉啷响魄散泉台。
这壁廂綁的是薛猛元帅，
那壁廂綁的是馬氏裙釵；
馬夫人使双刀名揚四海，
女将中可算得出类的英才。
你夫妻原本是鎭守边塞，
为什么一心心轉回京来，
　尔好无才，我的兒啊！——(接唱)
千不該万不該是尔的不該，
大不該命薛剛私进京来。
那奴才二堂上把寿来拜，
二爹娘一晃姣兒溺爱不明，把酒戒来开；
三杯酒下咽喉劣性不改，
酒壮胆胆包天闖下禍来；
探花郎張登荣被他踢坏，

太子爷柴金冠也打落塵埃，
保駕的官文武臣一齐打坏，
大不該举香爐又打張泰；
張泰賊奏一本皇王龍爱，
将尔的一家人綁出御街，
你夫妻双双死难把人怪，
最可嘆断送了未滿三月的小嬰孩，捆綁到御街，刀下赴泉台，尔好死才，寃哉寃哉，令人悲哀，好不伤怀，我的兒啊！（接唱原板）
我也曾送尔信尔怎生不解，
書信中藏密語尔解之不开，
我命你夫妻們反出了边界，
为什么一心心闖进網来？
老徐策見此事无計可奈，
舍亲生将薛蛟掉换下来；
待老夫替你家撫养几載，
将养起忠良后祭扫坟台。
可怜我年半百絕了后代，絕了后代！（接唱散板）
他夫妻双双跪塵埃。
用手兒攙扶起薛猛元帅，
馬夫人我不便攙你……你自己起来！
悲切切哭出了法場以外，
霎时間大炮响收尔的尸骸。

挙 鼎 観 画

前　　記

«举鼎观画»是写«法場換子»和«徐策跑城»两个剧目中間的一段故事。

徐策在法場上救回薛蛟，改名徐宗，撫养成人。一日，薛蛟偶与書僮在府門游戏，将一对千斤重的石獅高举在手。这时，徐策朝罢归来，見状知薛蛟的本領已經能报家仇，遂将薛蛟带进祠堂，悬起薛氏三代圖像，道破薛家的不幸遭遇，薛蛟聞言誓欲报仇雪恨，徐策立即修書，命他去往韓山邀薛刚發兵报仇。

这个剧本是依据一般舞台流行本校訂的。

剧中人物

薛　蛟（小生）　　書　僮（丑）　　徐　策（老生）
家　院（生）　　　四随役

第　一　場

〔薛蛟上。

薛　蛟　（念引）幼習兵机，論韜略，誰能抵敵。（念詩）
　　　　甘罗十二，元霸幼年；
　　　　男兒志量，英勇当先。
　　俺，徐宗。爹爹徐策，唐室为臣，官拜当朝首相。今早上朝未归，是我独坐書房，悶悶不乐，不免将書僮喚将出来，想一法兒玩耍玩耍。——啊，書僮哪里？

書　僮　（內）啊哈！（上，念）
　　　　忽听叫書僮，两腿走如風；
　　　　人人都怕我，我怕大相公。
　　大相公在上，書僮有礼。

薛　蛟　罢了。

書　僮　大相公，您把我喚出来，有什么吩咐嗎？

薛　蛟　你相爷上朝未归，是我独坐書房，悶悶不乐；将你喚出，想一法兒玩耍玩耍。

書　僮　想一法兒玩耍玩耍，要不咱們树上逮唧嘹兒。

薛　蛟　不好。

書　僮　河里摸泥鰍。

薛　蛟　也不好。

書　僮　不好，我可沒主意啦。

薛　蛟　你我倒不如去到府外游玩一回。

書　僮　相爷回来要是碰上，那我可担待不起。

薛　蛟　无妨，有我担待。

書　僮　有您担待，那我可就不怕啦。

薛　蛟　如此，書僮带路！

書　僮　是。

薛　蛟　（唱二黃原板）

少年志理应当青云直上，
自幼兒在書房我苦讀文章。
叫書僮忙带路府門外往——
見一对玉石獅摆列两旁。

書　僮　到啦。大相公，您瞧这地方兒够多豁亮呀。

薛　蛟　書僮，我且問你，这对玉石獅子是哪里来的？

書　僮　您問这个，可是小孩兒沒娘，提起来話兒長。这对玉石獅子是外国进貢来的，万岁爷因为咱們相爷在朝有功，就把它賜給咱們相爷啦。

薛　蛟　但不知重有多少？

書　僮　要問有多重啊，这一个重五百斤。

薛　蛟　这一个呢？

書　僮　这一个重五百斤零四两。

薛　蛟　啊？为何多了四两？

書　僮　您沒瞧見这个的脚底下还踩着个小獅子哪嗎？

薛　蛟　噢，原来如此。啊，書僮，看这对獅子，我倒想起一輩古人来了。

書　僮　哪一輩古人？

薛　蛟　想当年临潼斗宝，伍子胥举鼎斗胜。你我今日学古人玩耍，你看如何？

書　僮　好哇！那么，誰来校将，誰来举子呢？

薛　蛟　自然是我的校将，你的举子。

書　僮　就这么办，您就校将吧！

薛　蛟　好，待我来校将。——呔！下面听者：府門以外有玉石獅子一对，有人举起，高官得做，駿馬任騎。

書　僮　咱，来也！（上前搬獅子，搬不动）回大相公的話，它拿我不动。

薛　蛟　可是你拿它不起？

書　僮　对啦，我拿它不起。

薛　蛟　无用的奴才！你来校将！

書　僮　好，我来校将。——呔！下面听者：府門外有玉石獅子一对，若是有人举起，高官得做，駿馬任騎！

薛　蛟　俺，来也！（唱散板）

昔日有个伍員将，

临潼斗宝逞豪强；

府門以外学榜样——（两手先后拿起一对石獅，高高举起）

双手举起笑揚揚。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众　　（內喝道）哦！

書　僮　了不得啦，了不得啦，老相爷回来啦。

薛　蛟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哇？

書　僮　快跑吧！

〔薛蛟在慌忙中，把一对石獅幷放在中央，随書僮跑下。

徐　策　（內）打道！

〔四随役、家院引徐策上。

徐　策　（唱二黃原板）

朝罢了聖主爷轉回府門——

〔四随役下。

徐　策　（看）啊？（接唱）

玉石獅幷一处所为何情！

家院。

家　院　相爷。

徐　策　府門何人值日？

家　院　門官告假，書僮代管。

徐　策　喚書僮！

家　院　是。——書僮走上！

書　僮　（上，念）忽听相爷来呼喚，必定獅子犯了案。参見相爷。

徐　策　今日可是你値日么？

書　僮　門官今天告假，小子代管。

徐　策　我且問你：府門外玉石獅子一对，因何拚在一处？

書　僮　这个……回相爷的話，今天早晨您上朝去啦，是小子在府門以外打扫塵土，沒留神，随手兒东一笤帚，西一笤帚，可就把两个獅子扫到一塊兒去啦。

徐　策　噢，如此說来，是你拚在一处的么？

書　僮　正是。

徐　策　好，你与我再两下分开！

書　僮　（无奈地）咋。（故意把耳朵凑在獅子咀边，假作听話）启禀相爷，獅子它說了話啦。

徐　策　噢，獅子还会講話？它講些什么？

書　僮　它說：獅子分雌雄，每日列西东，今天到一处，分开万不能。

徐　策　胡說。掌咀！

書　僮　别介别介，回相爷的話，獅子原是我家大相公他給拚在一塊兒的。

徐　策　怎么，是你家大相公他拚在一处的么？

書　僮　正是。

徐　策　好，唤他前来見我！

書　僮　嗳！——有請大相公。

薛　蛟　（內）来了。（上，念）

正在府門閑嬉游，爹爹回来沒兴头！

書　僮　有兴头，沒兴头，相爷問起那根由。

薛　蛟　啊？問起哪根由哇？

書　僮　獅子案犯啦，相爷叫您去哪。

薛　蛟　（京白）哎呀，獅子案犯啦，你就說我不在書房。（急下。）

書　僮　嗳。——啓禀相爷：我家大相公說啦，他不在書房。

徐　策　不像話，快快叫他前来！

書　僮　本来不像話嘛。——大相公，您快来吧。

薛　蛟　（上）怎么样了？

書　僮　不成，搪不过去。叫您自已去哪。

薛　蛟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書　僮　不要紧，到了那兒，您看我的眼色行事就是啦。

薛　蛟　（京白）你可別站远啦。（向前）爹爹在上，孩兒拜見。

徐　策　罢了，一旁坐下。

薛　蛟　告坐。爹爹，唤孩兒出来，有何訓教？

徐　策　为父今日下得朝来，見府門外一对獅子，緣何

拌在一处？

薛　蛟　爹爹有所不知，只因今早爹爹上朝未归，孩兒……（見書僮向自己呶咀，即住口。）

徐　策　（向書僮）啊？这作什么？

書　僮　我这兒抽歪咀兒瘋哪。

徐　策　就該掌咀！

書　僮　噯，好啦。

徐　策　哼！——兒啊，往下講！

薛　蛟　是。今早爹爹上朝未归，孩兒独坐書房，心中……（見書僮摆手，又住口。）

徐　策　（向書僮）啊？这又作什么？

書　僮　哪兒呀，我这兒抽鷄爪兒瘋哪。

徐　策　打手！

書　僮　好啦，好啦。

徐　策　哼，还不与我滾了下去！

書　僮　是。——噯，相公，我可顧不了你啦。（下。）

徐　策　我兒慢慢講来。

薛　蛟　是。孩兒独坐書房，心中悶悶不乐，去到府門玩耍，見这对玉石獅子，孩兒倒想起一輩古人来了。

徐　策　哪輩古人？

薛　蛟　想起当年临潼斗宝，伍子胥举鼎斗胜，兒学古人玩耍，不料爹爹下朝回来，孩兒一时惊怕，分之不及，故尔拌在一处。望乞爹爹饒恕。

徐　策　如此說来，是我兒幷在一处的？

薛　蛟　正是。

徐　策　好，今当为父面前，將这獅子两下分开！

薛　蛟　兒遵命！（唱散板）

　　　　　堂前領了爹爹命，

　　　　　要把獅子两离分。

　　　　　二次举鼎威風凛——（搬起獅子，左右摆开）

　　　　　項羽烏获豈算能！

徐　策　（笑）哈哈哈……（唱散板）

　　　　　他父是英雄兒好汉，

　　　　　强将手下无弱兵。

　　　　　張泰賊是你的对头到，

　　　　　薛家又出了报仇人。

　　　兒啊，自从長大成人，还不曾拜过祖先；今日随为父祖先堂一祭！

薛　蛟　孩兒遵命。

徐　策　家院。

家　院　有。

徐　策　打扫祖先堂，附耳上来！（向家院耳語。）

家　院　是是是。（下。）

徐　策　兒啊，随为父的来呀（笑）哈哈哈……

薛　蛟　来了。

　　〔同下。

第　二　場

〔二黄“小开門”牌子，家院上，打扫祖先堂，挂画。

家　院　有請相爷。

〔徐策、薛蛟同上。

徐　策　我兒向前拜过，兒要多拜上几拜！

薛　蛟　是。（跪拜。）

〔徐策、薛蛟入座，家院献茶。

薛　蛟　（看画）啊，爹爹，想我家世代書香，为何悬挂这武将的眞容？

徐　策　我兒哪里知道，只因有一家忠良，被朝中奸臣陷害，全家問斬，后輩无人。为父与他交厚，不忍他断絕香烟，故尔与他代祭祖先。

薛　蛟　原来如此。啊，爹爹，这头一排有一員将官，头戴爛銀盔，身穿白鎧甲，跨下白龙战馬，手持方天画戟；威風凛凛，他是何人？

徐　策　此人姓薛名礼，字表仁貴。乃山西絳州龙門县人氏。此人英雄盖世，武艺超群，保定唐主，跨海征东，有十大汗馬功劳。到后来，官封平辽王之位。

薛　蛟　噢，平辽王之位。（又看）啊，爹爹，这第二排有男女二人，身穿大紅，他是何人？

徐　策　此乃是仁貴之子，名喚丁山，那旁樊氏梨花；

夫妻二人保定唐王征西有功。到后来，官封两辽王之爵。

薛　蛟　原来如此。这第三排又有男女二人，有尸无头，他是何人？

徐　策　此乃丁山之長子，名喚薛猛，那旁就是双刀馬氏夫人；他二人鎮守阳河，被奸臣所害，斬首金阶，故尔有尸无头。

薛　蛟　那旁有一黑汉，手执大棍，怒气不息，为着何来？

徐　策　黑汉在哪里，黑汉在哪里？（向画圖）呀呀呸！大胆黑汉，只因你吃酒带醉行凶，闖下塌天大禍，你还站在那里怒气不息，怎不气、气……

薛　蛟　啊，爹爹，孩兒提起这黑汉，爹爹为何这等的發怒？

徐　策　我兒有所不知，那黑汉乃丁山之三子，名叫薛刚，只因他吃酒带醉行凶，打伤人命，連累全家被害。叫为父怎的不气，怎的不恼！

薛　蛟　如此說来，可气，可恼！啊，爹爹，那旁有一孩童，不知身犯何罪，为何腰鍘三截？

徐　策　孩童在哪里？

薛　蛟　喏喏喏，这不是么！

徐　策　（叫头）金斗，我兒，咳，兒啊……（哭泣，看薛蛟，又轉悲为喜）哈哈哈……

薛　蛟　啊？爹爹为何悲中带喜？

徐　策　兒啊，那一孩童虽然腰鍘三截，他并不曾死啊。

薛　蛟　（奇怪地）哎呀……爹爹怎么說起呆話来了？

徐　策　怎見得？

薛　蛟　我想一人既然腰鍘三截，又怎么不曾死？

徐　策　我兒哪里知道，只因有一家忠良，与他薛門交好，将他自己亲生的兒子，在法場之上調換下来，抱回家中，撫养成人。故尔此子还在。

薛　蛟　但不知此子有多大年紀？

徐　策　我兒站起来！

薛　蛟　是。（起立。）

徐　策　（故意地观察薛蛟高矮）坐下！

薛　蛟　是。（坐。）

徐　策　与我兒般長般大。

薛　蛟　但不知他的膂力如何？

徐　策　若論膂力么，他能力举千斤。

薛　蛟　（气憤地）噢！他……他能力举千斤！

徐　策　正是。

薛　蛟　既能力举千斤，为何不替他父母报仇？

徐　策　有道是：單絲不綫，独木不林。縱有血海寃仇，他一人是怎能得报。

薛　蛟　啊，爹爹，既与他家交好甚厚，何不将此子喚进府来，对他說明此事，待孩兒帮助，替他父母报仇。

徐　策　怎么講？

薛　蛟　孩兒替他报仇。

徐　策　呀呀呸！你自己有血海寃仇不报，还替人家报的什么寃仇！

薛　蛟　（叫头）爹爹呀！孩兒前堂有父，后堂有母，慢說无有寃仇，縱有寃仇，說将出来，孩兒即刻就报。

徐　策　（叫头）哎呀兒啊！你道你前堂有父，后堂有母，慢說无有寃仇，縱有寃仇，說将出来，兒即刻就报。怎奈你不是我的亲……

薛　蛟　亲什么？

徐　策　哎呀兒呀！为父下得朝来，飲了几杯水酒，言語顚倒，你、你快快攻書去吧！

薛　蛟　（叫头）爹爹呀！說明此事便罢，如若不然，我就跪，跪死在此啊……（哭。）

徐　策　（唱二黄倒板）

父子們在祖先堂珠泪滚滚。

（叫头）薛蛟，我兒，咳，兒啊……

薛　蛟　（同时）爹爹，我父，咳，爹爹呀……

徐　策　（接唱"迴龙腔"）

待为父細說那已往的原因。我的兒啊！

薛　蛟　（夹白）这第一排？

徐　策　（接唱原板）

第一排兒曾祖薛仁貴，

跨海征东立下了功勋。

薛　蛟　（夹白）第二排？

徐　策　（接唱）

第二排兒祖父丁山元帅，

那一旁樊梨花樊氏夫人。

薛　蛟　（夹白）双尸无头是孩兒的什么人？

徐　策　（接唱）

双尸无头是兒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我的兒啊！

薛　蛟　（哭）啊啊啊……（跪拜，起身。）

徐　策　（接唱）

他夫妻双双間典刑。

薛　蛟　（夹白）那黑汉呢？

徐　策　（接唱）

那黑汉是兒的三叔父，

都只为他进都城逛花灯，吃醉了酒打伤人，連累他一家大小，三百余口俱丧残生，

是一个惹祸的根！

薛　蛟　（夹白）腰鍘三截呢？

徐　策　（接唱）

腰鍘三截是我的亲生子，掉换你，我的兒啊！

薛　蛟　孩兒的仇人是哪一个？

徐　策　（接唱散板）

張泰賊是兒的对头人！

薛　蛟　哎呀！（唱散板）

听一言来咬牙恨，

血海冤仇才知情。

手持宝劍出府門——

徐　策　兒啊，哪里去？

薛　蛟　（接唱）

孩兒去杀狗奸臣。

徐　策　我兒單絲不綫，独木不林，你一人怎能报得冤仇？

薛　蛟　难道就罢了不成？

徐　策　无妨，兒三叔父現在韓山，招兵聚将，屯粮买馬。待为父修書一封，我兒去到那里搬兵求助，大事可成。

薛　蛟　如此，爹爹修書信，

徐　策　我兒換衣巾！

〔薛蛟下。

徐　策　家院，

家　院　有

徐　策　溶墨伺候！（唱碰板）

說明了十七載的冤仇恨，

血海冤仇要报清。

老徐策在薛氏堂上修書信，

打發蛟兒早早登程。（修書，接唱原板）

未曾提笔珠泪滾，

拜上韓山三将軍；

下書人并非是別家子，
他就是薛門后代根，
如今成人有本領，
命他前來搬大兵；
見信速發人和馬，
血海冤仇要报清。
一封書信忙修定——

〔薛蛟換衣上。

徐　策　（接唱散板）
我兒此去要当心。

薛　蛟　（接信，唱散板）
用手接过一封信，
去到韓山搬大兵；
辞別爹爹足踏鐙——

徐　策　我兒轉来！

薛　蛟　（接唱）
爹爹有話快說明！

徐　策　我兒此番前去搬兵，不定三年五載才得回来，兒来看，为父年迈，倘若我二老百年之后，你要买上几陌紙錢，去到坟前燒化，也不枉我二老撫养兒一場啊……（哭。）

薛　蛟　如此，孩兒不去了。

徐　策　啊？为何不去？

薛　蛟　等你二老百年之后，孩兒再报此仇，也还不迟。

徐　策　噯，为父虽然年迈，倒还康健，我兒报仇要紧。

薛　蛟　孩兒是不去的了。

徐　策　兒当眞不去？

薛　蛟　当眞不去。

徐　策　果然不去？

薛　蛟　果然不去。

徐　策　如此，为父就要打。

薛　蛟　爹爹！打死孩兒，也是不去的了哇……（哭。）

徐　策　嘤！徐策呀徐策！你好沒来由，放着自己亲生兒子不养，反来撫养人家的孩兒，如今就是这等倔强；倘若我那金斗兒在，他是焉敢如此呀……

薛　蛟　爹爹不必如此，孩兒前去就是。

徐　策　好，快快上馬去罢！

薛　蛟　遵命。

〔“扫头”薛蛟上馬。

薛　蛟　（叫头）爹爹，我父，咳，爹爹呀……罢！（决然地，下。）

徐　策　徐宗，薛蛟！（唱“哭头”）

啊，我的兒啊！（唱散板）

一見我兒出府門，

好似开弓放雕翎。

但願得到韓山大兵接应——

寃寃相报杀仇人。

〔徐策下。　　　　—剧終

統一書号：10069·192

定　价：0.31 元